

四庫全書

史部

#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百七十五

詳校官修撰臣錢 棻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主事臣李 棻

謄錄監生臣沈安邦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卷二百七十四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後唐紀三

起稱漢作聖十一月盡柔北閏茂三月不滿一年

莊宗光聖神閔孝皇帝下

同光三年十一月丙申蜀主至成都百官及後宮迎於

七里亭

亭去成都城七里因以為名

蜀主入妃嬪中作回鶻隊入宮

勅回鶻曳隊以入宮也

丁酉出見羣臣於文明殿

按五代會要梁開明元年改洛

陽宮貞觀殿為文明殿貞觀殿洛陽宮前殿也唐昭宗遷洛後更名今蜀亦有文明殿蜀宮倣唐宮之制意文明唐末

殿名也

泣下霑襟君臣相視竟無一言以救國患戊戌

李紹琛至利州修桔柏浮梁

桔柏浮梁為蜀所斷故修之以濟

昭武節

度使林思鏐先棄城奔閬州

蜀置昭武節度于利州九域志利州東南至閬州二

百三十

遣使請降甲辰魏王繼岌至劍州

九域志劍州東北至利州

一百九

蜀武信節度使兼中書令王宗壽以遂合渝瀘

昌五州降

蜀置武信軍於遂州

王宗弼至成都登大玄門嚴兵自

衛蜀主及太后自往勞之

勞力

宗弼驕慢無復臣禮乙

已劫遷蜀主及太后後宮諸王於西宮收其璽綬

璽氏翻斯

綬音受

使親吏于義興門邀取內庫金帛悉歸其家其子

承洧仗劍入宮取蜀主寵姬數人以歸

洧主淵翻

丙午宗弼

自稱權西川兵馬留後李紹琛進至綿州

九域志劍州西至綿州二

百八倉庫民居已為蜀兵所燔又斷綿江浮梁

斷丁管翻綿州

謂之左綿以綿水遶其左故也

水深無舟楫可渡紹琛謂李嚴曰吾懸

軍深入利在速戰乘蜀人破膽之時但得百騎過鹿頭

關彼且迎降不暇

降戶江翻下同

若俟修繕橋梁必留數日或

教王衍堅閉近關折吾兵勢

近關即謂鹿頭關折之舌翻

儻延旬浹

則勝負未可知矣

言深入之兵利于飄忽震蕩難以持久

乃與嚴乘馬浮

渡江從兵得濟者僅千人

從才用翻

溺死者亦千餘人遂入

鹿頭關丁未進據漢州

九域志錦州西南至漢州一百八十九里

居三日後

軍始至宗弼遣使以幣馬牛酒勞軍且以蜀主書遺李

嚴

遺唯季翻

曰公來吾即降或謂嚴

或謂嚴者或以人語嚴也

公首建伐

蜀之策

事見上年

蜀人怨公深入骨髓不可往嚴不從欣

然馳入成都

九域志漢州南至成都九十五里

撫諭吏民告以大軍繼

至蜀君臣後宮皆慟哭蜀主引嚴見太后以母妻為託

宗弼猶乘城為守備嚴悉命撤去樓櫓

乘登也去羌呂翻

己酉

魏王繼岌至綿州蜀主命翰林學士李昊草降表又命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王鉞草降書

降表以上皇帝降書以達軍前鉞口駭翻

遣兵部侍郎歐陽彬奉之以迎繼岌及郭崇韜王宗弼

稱蜀君臣久欲歸命而內樞密使宋光嗣景潤澄宣徽

使李周輅歐陽晃熒惑蜀主皆斬之函首送繼岌又責

文思殿大學士禮部尚書成都尹韓昭佞諛梟于金馬

坊門

金馬坊在成都城中以有金馬碧雞祠因而名坊又有碧雞坊

內外馬步都指揮

使兼中書令徐延瓊果州團練使潘在迎嘉州刺史顧

在珣及諸貴戚皆惶恐傾其家金帛妓妾以賂宗弼僅

得免死

妓果綺翻

凡素所不快者宗弼皆殺之辛亥繼岌至

德陽

九域志德陽縣在漢州東北八十五里

宗弼遣使奉牋稱已遷蜀主

於西第

已奉表降唐不敢稱西宮故稱西第

安撫軍城以俟王師又使其

子承班以蜀主後宮及珍玩賂繼岌及郭崇韜求西川

節度使繼岌曰此皆我家物奚以獻為留其物而遣之



宗弼之獻繼岌之留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李紹琛留漢州八日以俟都

統都統繼岌也

甲寅繼岌至漢州王宗弼迎謁乙卯至成都

丙辰李嚴引蜀主及百官儀衛出降於升遷橋

按薛史升遷橋

在成都北五里

蜀主白衣銜璧牽羊草繩縈首百官衰絰徒跣

輿櫬號哭俟命

衰倉回翻櫬初覲空棺為櫬號戶刀翻

繼岌受璧崇韜解

縛焚櫬承制釋罪君臣東北向拜謝

唐昭宗大順二年王建取蜀至衍而

亡丁巳大軍入成都崇韜禁軍士侵掠市不改肆自出

師至克蜀凡七十日

蜀城計七十五日薛史因之按唐考異曰實錄自興師出洛至定

軍九月戊申離洛城十一月丁巳入得節度十武德武信永平

成都止七十日耳實錄薛史之誤也

武泰鎮江山南武定天雄武興昭州六十四歐史職方考前蜀所

武凡十節度西川為蜀都不與也

有益漢彭蜀綿眉嘉劍梓遂果閬普陵資榮簡印黎雅

維茂文龍黔施夔忠萬歸峽興利開通涪渝瀘合昌巴

蓮集壁渠戎梁洋金秦鳳階成五十三州而已

縣二百四十九兵三萬鎧仗錢糧金銀繒錦共以千萬計繪慈陵翻高季興聞蜀亡方食失

匕箸箸遲俗翻曰是老夫之過也高季興勸伐蜀見二梁震

曰不足憂也唐主得蜀益驕亡無日矣梁震之料莊宗如燭照數計

安知其不為吾福乎荆南之福則未聞也以三郡之地介乎強國之間惴惴僅能自全何

有福之楚王殷聞蜀亡上表稱臣已營衡麓之間為菟裘

之地

衡麓衡山之麓也山足曰麓左傳魯隱公使營菟裘吾將老焉馬殷言將致事而歸老於衡麓間蜀

亡而懼也

願上印綬以保餘齡  
齡年也記文王世子曰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

上時掌翻

上優詔慰諭之平蜀之功李紹琛為多位在董

璋上而璋素與郭崇韜善崇韜數召璋與議軍事

數所角翻

紹琛心不平謂璋曰吾有平蜀之功公等樸橄相從

樸蒲

木翻

橄蘇谷翻樸橄小

反咕囁於郭公之門

咕囁涉翻

木以喻董璋小材也

語也

謀相傾害吾為都將

帝命李紹琛為行營馬步軍部指揮使董璋為左廂

虞侯故云然

獨不能以軍法斬公邪璋訴于崇韜十二月崇

韜表璋為東川節度使

考異曰莊宗實錄十二月丙寅以靜難節度使董璋為東川

節度副大使又康延孝傳云耶崇韜除董璋為東川節度使延孝與華州節度使毛璋見崇韜請以二部任尚

書為東川帥崇韜怒曰紹琛反邪敢違吾節度不及二旬崇韜為繼發所害按大軍以十一月二十八日丁巳

入西川至十二月八日丙寅除董璋東川凡十日明年正月八日殺崇韜至此凡六十日而云不及二旬崇韜

遇害日月殊不相合蓋十二月丙寅崇韜始表璋鎮東川之日耳非降制日也不及二旬亦恐誤

解其

軍職

解董璋軍職則李紹琛不得以軍法令之此崇韜之所以保護董璋者也

紹琛愈怒曰

吾冒白刃陵險阻定兩川璋乃坐有之邪

北莫翻

乃見崇

韜言東川重地任尚書有文武才宜表為帥

任園時以工部尚書

參預軍機帥所類翻

崇韜怒曰紹琛反邪何敢違吾節度紹琛懼

而退初帝遣宦者李從襲等從魏王繼岌伐蜀繼岌雖

為都統軍中制置補署一出郭崇韜崇韜終日決事將

吏賓客趨走盈庭而都統府惟大將晨謁外牙門索然

索蘇各翻索然言寂寞也

從襲等固恥之及破蜀蜀之貴臣大將爭

以寶貨妓樂遺崇韜及其子廷誨

妓渠綺翻遺唯季翻

魏王所得

不過匹馬束帛唾壺塵柄而已

塵之庚翻

從襲等益不平王

宗弼之自為西川留後也賂崇韜求為節度使崇韜陽

許之

考異曰實錄薛史皆云崇韜以蜀帥許之按崇韜有識畧豈可興大兵取西川反以與宗弼乎此

庸人所不為也蓋于時宗弼尚據成都崇韜恐其悔而違拒故陽許之以安其意耳既而久未得

乃帥蜀人列狀見繼岌請留崇韜鎮蜀

帥讀曰率

從襲等因

謂繼岌曰郭公父子專橫

橫戶孟翻

今又使蜀人請已為帥

帥所類翻

其志難測王不可不為之備繼岌謂崇韜曰主上

倚侍中如山嶽不可離廟堂

郭崇韜官侍中故繼岌稱之離力智翻

豈肯

棄元老於蠻夷之域乎且此非余之所敢知也請諸人

詣闕自陳由是繼岌與崇韜互相疑

此段自平蜀之功以下為李紹琛反

張本自初帝遣李從襲從繼岌以下為殺郭崇韜張本

會宋光祿自梓州來訴王

宗弼誣殺宋光嗣等又崇韜徵犒軍錢數萬緡於宗弼

宗弼斬之

犒苦列翻  
斬居嫩翻

士卒怨怒夜縱火誼譟崇韜欲誅

宗弼以自明已已白繼岌收宗弼及王宗勳王宗渥皆

數其不忠之罪

數所  
角翻

族誅之籍沒其家蜀人爭食宗弼

之肉 辛未閩忠懿王審知卒

年六十四

子延翰自稱威武

留後

延翰字子逸  
審知長子也

汀州民陳本聚衆三萬圍汀州延翰

遣右軍都監柳邕等將兵二萬討之

監才  
銜翻

癸酉王承

休王宗訥至成都

十月自秦州上  
道為始至成都

魏王繼岌詰之曰居

大鎮擁彊兵何以不拒戰對曰畏大王神武曰然則何

以不降對曰王師不入境曰所俱入羌者幾人對曰萬

二千人曰今歸者幾人對曰二千人曰可以償萬人之

死矣皆斬之并其子 丙子以知北都留守事孟知祥

為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促名赴洛陽

名之至洛陽而  
後赴鎮為孟知

祥據蜀  
張本

帝議選北都留守樞密承旨段徊等惡鄴都留



守張憲不欲其在朝廷

段徊必宦人也

皆曰北都非張憲不可

憲雖有宰相器

郭崇韜薦張憲為相帝欲用之故段徊等云然

今國家新得中

原宰相在天子目前事有得失可以改更

衡更工翻

比之北

都獨繫一方安危不為重也乃徙憲為太原尹知北都

留守事

以尹知留守事非正為留守也

以戶部尚書王正言為興唐尹

知鄴都留守事正言昏耄帝以武德使史彥瓊為鄴都

監軍

後唐武德使本掌宮中事明宗時嘗早已而雪暴坐庭中詔武德司宮中無掃雪是其證也

彥

瓊本伶人也有寵於帝魏博等六州軍旅金穀之政皆

決於彥瓊威福自恣陵忽將佐自正言以下皆諂事之

為王正言史彥瓊不能守鄴都張本

初帝得魏州銀槍効節都近八千

人以為親軍

見二百六十九卷梁均王貞明元年近其靳翻

皆勇悍無敵夾河

之戰實賴其用屢立殊功常許以滅梁之日大加賞賚

既而河南平

梁滅而河南平

雖賞賚非一而士卒恃功驕恣無

厭

厭于鹽翻

更成怨望是歲大饑民多流亡租賦不充道路

塗潦漕輦艱澀

漕水運輦陸澀色立翻

東都倉廩空竭無以給軍

士租庸使孔謙日於上東門外

洛城東面三門中曰建春左曰上東右曰永通

九域志洛陽上東門建春門皆為鎮屬望諸州漕運至河南縣葢喪亂丘墟非復盛唐之舊也

者隨以給之軍士乏食有雇妻鬻子者老弱採蔬於野百十為羣往往餒死流言怨嗟而帝遊畋不息已卯獵

於白沙皇后皇子後宮畢從庚辰宿伊闕辛巳宿潭泊

壬午宿龕澗癸未還宮

自白沙至龕澗其地皆在洛陽東按薛史李愚避難居洛表白

沙之別墅龕澗近伊闕從才用翻龕苦含翻

時大雪吏卒有僵仆於道路者

伊汝間饑尤甚衛兵所過責其供餉不得則壞其什器

僵居良翻壞音怪

撤其室廬以為薪甚於寇盜縣吏皆竄匿山

谷有白龍見于漢宮漢主改元白龍更名曰龔

見賢通翻

更工衡翻

長和驃信鄭旻遣其布變鄭昭淳求昏於漢漢

主以女增城公主妻之長和即唐之南詔也

唐末南詔改曰大禮

至是又改曰長和五代會要曰郭崇韜平蜀之後得王  
衍所得蠻俘數十以天子命令使人入其部被止于界  
上惟國信蠻俘得往續有轉牒稱督爽大長和國宰相  
布變等上大唐皇帝舅奏疏一封差人轉送黎州其紙  
厚硬如皮筆力道健有詔體後有督爽陀箇忍爽王寶  
督彌勒忍爽董德義督爽長垣緯忍爽楊希變等所署  
有采牋一軸轉韻詩一章章三韻共十聯有  
類擊筑詞頗有本朝姻親之意語亦不遑

成德節

度使李嗣源入朝

閏月己丑朔孟知祥至洛陽帝寵

待甚厚 帝以軍儲不足謀於羣臣豆盧革以下皆莫

知為計吏部尚書李琪上疏以為古者量入以為出

量音良計農而發兵故雖有水旱之災而無匱乏之憂

近代稅農以養兵未有農富給而兵不足農捐瘠而

兵豐飽者也今縱未能蠲省租稅苟除折納紐配之

法

折納謂抑民使折估而納其所無紐配謂紐數而科配之也

農亦可以小休矣

帝即敕有司如琪所言然竟不能行 丁酉詔蜀朝

所署官四品以上降授有差五品以下才地無取者

悉縱歸田里其先降及有功者委崇韜隨事獎任又

賜王衍詔畧曰固當裂土而封必不薄人于險三辰

在上一言不欺

誓之以三辰而終殺之非信也

庚子彰武保大節

度使兼中書令高萬興卒

梁貞明四年高萬興兼鎮鄜延唐以延州置保塞軍

岐改為忠義軍後唐改為彰武軍鄜保大軍

以其子保大留後允韜為彰

武留後帝以軍儲不充欲如汴州諫官上言不如

節儉以足用自古無就食天子今楊氏未滅不宜示

以虛實

謂吳近在淮南不宜使之知中國虛實上時掌誦

乃止辛亥立皇

弟存美為邕王存霸為永王存禮為薛王存渥為申

王存乂為睦王存確為通王存紀為雅王 郭崇韜

素疾宦官嘗密謂魏王繼岌曰大王它日得天下驟

馬亦不可乘

驟音陵翻牯馬也以喻宦官史照曰况牯音戒俗呼扇馬為改馬即牯馬也

任宦官宜盡去之專用士人

呂去羌翻

呂知柔竊聽聞之

呂知柔時為都統牙通謁

由是宦官皆切齒時成都雖下而蜀中

盜賊羣起布滿山林崇韜恐大軍既去更為後患命

任圜張筠分道招討以是淹留未還帝遣宦者向延

嗣促之崇韜不出郊迎及見禮節又倨

宦官固可疾然天子使之

將命敬之者所以敬君也烏可倨見哉唐莊宗使刑臣將命于大臣非也郭崇韜倨見之亦非也嗚呼刑

臣將命自唐開元以後皆然矣延嗣怒李從襲謂延嗣曰魏王太子

也主上萬福而郭公專權如是郭廷誨擁徒出入日

與軍中驍將蜀土豪傑狎飲指天畫地近聞白其父

請表已為蜀帥

帥所類翻下同

又言蜀地富饒大人宜善自

為謀今諸軍將校皆郭氏之黨王寄身於虎狼之口

一朝有變吾屬不知委骨何地矣因相向垂涕延嗣



歸具以語劉后

語牛倂翻  
下語之同

后泣訴于帝請早救繼

之死前此帝聞蜀人請崇韜為帥已不平至是聞延

嗣之言不能無疑帝閱蜀府庫之籍曰人言蜀中珍

貨無算何如是之微也延嗣曰臣聞蜀破其珍貨皆

入於崇韜父子崇韜有金萬兩銀四十萬兩錢百萬

緡名馬千匹它物稱是廷誨所取復在其外

稱尺證  
翻復扶

又翻故縣官所得不多耳帝遂怒形于色及孟知祥將

行帝語之曰聞郭崇韜有異志卿到為朕誅之

為千  
偽翻

知祥曰崇韜國之勲舊不宜有此俟臣至蜀察之苟

無它志則遣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

帝許之壬子知祥發洛陽

帝尋復遣衣甲庫使馬彥珪

復扶又翻下后復同衣甲庫使盛唐無之蓋帝

所置亦內諸司使之一也馳詣成都觀崇韜去就如奉詔班師則

已若有遷延跋扈之狀則與繼岌圖之

觀莊宗所以命孟知祥馬

彥珪者如此就使李從襲等不以劉后教行之崇韜得東還亦必不能自全矣彥珪見皇后

說之曰

說式芮翻

臣見向延嗣言蜀中事勢憂在朝夕今

上當斷不斷

言帝詔旨持兩端無決然使殺崇韜之命斷丁亂翻

夫成敗之機

間不容髮安能緩急稟命于三千里外乎

成都至洛陽三千二

百一十六里見舊唐書地理志

皇后復言于帝帝曰傳聞之言未知

虛實豈可遽爾果決皇后不得請退自為教與繼友

令殺崇韜知祥行至石壕

石壕村在陝縣東新安縣西杜少陵詩所謂暮投石

壕村者也九域志陝州陝縣有石壕鎮

彥珪夜叩門宣詔促知祥赴鎮

知祥竊歎曰亂將作矣乃晝夜兼行

孟知祥倍道而行非能救郭崇

韜之死也恐崇韜死而生它變耳

初楚王殷既得湖南不征商旅

由是四方商旅輻湊湖南地多鉛鐵殷用軍都判官

高郁策

軍都判官諸軍都判官也高郁在馬殷府其位任在行軍司馬之上

鑄鉛鐵為

錢商旅出境無所用之皆易它貨而去故能以境內

所餘之物易天下百貨國以富饒湖南民不事桑蠶

郁命民輸稅者皆以帛代錢未幾民間機杼大盛

幾居

豈翻高郁佐馬殷治湖南巧于使民而民勸趨于利益學管子之術者也

吳越王鏐遣

使者沈瑫致書以受玉冊封吳越國王告於吳

瑫土刀翻

吳人以其國名與已同

嫌其居越而兼吳國之名

不受書遣瑫還

仍戒境上無得通吳越使者及商旅

明宗聖德和武欽孝皇帝上之上

諱嗣源應州人。世本夷狄，無姓氏。父電，雁門都將。帝少名邈，佖烈太祖養以為子，乃姓李。

名嗣源，即位後改名亶。

天成元年

是年四月方改元，見下卷。

春正月庚申，魏王繼岌遣李

繼躒、李巖部送王衍及其宗族百官數千人詣洛陽。

河中節度使尚書令李繼麟自恃與帝故舊，且有

功。

梁之乾化二年，朱友謙即以河中附晉，故自恃故舊，自附晉之後，晉王與梁人戰于河上，汾晉無後。

顧之虞，以為有功。

帝待之厚。

亦以此自恃。

苦諸伶宦求勾無厭。

厭于

翻鹽

遂拒不與大軍之征蜀也繼麟閱兵遣其子令德

將之以從景進與宦官譖之曰繼麟聞大軍起以為

討已故驚懼閱兵自衛又曰宗韜所以敢倔彊於蜀

者

從才用翻倔其勿翻彊其兩翻

與河中陰謀內外相應故也繼麟

聞之懼欲身入朝以自明其所親止之繼麟曰郭侍

中功高於我今事勢將危吾得見主上面陳至誠則

讒人獲罪矣

郭侍中謂宗韜功高以其有減梁蜀之功非已之所能及也讒人指伶宦之

癸亥繼麟入朝

為繼麟得禍張本

魏王繼岌將發成都令

任園權知留事以俟孟知祥諸軍部署已定

部署行  
留已定

也是日馬彥珪至以皇后教示繼岌繼岌曰大軍垂

發

垂發猶言  
臨發也

彼無亶端安可為此負心事公輩勿復

言

復扶  
又翻

且主上無敕獨以皇后教殺招討使可乎李

從襲等泣曰既有此迹萬一崇韜聞之中塗為變益

不可救矣相與巧陳利害繼岌不得已從之甲子旦

從襲以繼岌之命名崇韜計事繼岌登樓避之崇韜

方升階繼岌從者李環搃碎其首并殺其子廷誨廷

信

揭則爪翻郭崇韜蓋與二子俱至繼岌所故同時見殺

外人猶未之知都統

推官淦陽李崧謂繼岌曰今行軍三千里外初無敕

旨擅殺大將大王奈何行此危事獨不能忍之至洛

陽邪繼岌曰公言是也悔之無及崧乃召書吏數人

登樓去梯

去羌呂翻

矯為敕書用蠟印宣之

以蠟摹刊為中書省印以

印敕書而宣之也

軍中粗定崇韜左右皆竄匿獨掌書記淦

陽張礪詣魏王府慟哭久之

張礪為崇韜府掌書記史言其事府主能始終

繼岌命任圜代崇韜總軍政 魏王通謁李廷安獻



蜀樂工二百餘人有嚴旭者王衍用為蓬州刺史帝

問曰汝何以得刺史對曰以歌帝使歌而善之許復

故任

人皆謂帝克蜀而不察蜀之所以亡故不旋踵而敗不知此乃帝氣習也觀諸李存賢周匝之

事可見

戊辰孟知祥至成都時新殺郭崇韜人情未

安知祥慰撫吏民犒賜將卒去留帖然

史言孟知祥之才所以能

有蜀犒苦到翻

閩人破陳本斬之

陳本圍汀州見上年十二月

契丹

主擊女真及勃海

女真始見於此其國本肅慎氏東漢謂之挹婁元魏謂之勿吉隋唐

謂之靺鞨五代時始號女真女真有數種居混同江之南者為熟女真江之北者為生女真混同江即鴨

水録恐唐乘虛襲之戊寅遣美楊嘉哩來修好好呼到翻

馬彥珪還洛陽乃下詔暴郭崇韜之罪并殺其子廷

說廷讓廷議

此郭崇韜諸子之在洛陽者也說讀曰悅

於是朝野駭惋

朝直

遙翻悅馬貫翻

羣議紛然帝使宦者潛察之保大節度使睦

王存又崇韜之壻也宦者欲盡去崇韜之黨言存又

對諸將攘臂垂泣為崇韜稱冤

去羌呂翻為干偽翻

言辭怨望

庚辰幽存又於第尋殺之景進言河中人有所變言

李繼麟與郭崇韜謀反崇韜死又與存又連謀宦官

因共勸帝速除之帝乃徙繼麟為義成節度使是夜

遣蕃漢馬步使朱守殷以兵圍其第

歐史作圍其館蓋謂朱友謙無

私第在洛陽也

驅繼麟出徽安門外殺之復其姓名曰朱友

謙

唐昭宗之遷洛也車駕由徽安門入宮唐六典東都北面二門東曰延喜西曰徽安朱有謙賜姓名

見二百七十  
二卷元年

友謙二子令德為武信節度使令錫為

忠武節度使詔魏王繼友誅令德於遂州鄭州刺史

王思同誅令錫於許州

唐置忠武軍於許州匡國軍于同州至梁之時兩易軍號

後唐滅梁  
皆復其故

河陽節度使李紹奇誅其家人於河中紹

奇至其家友謙妻張氏帥家人二百餘口見紹奇

帥讀

曰率

曰朱氏宗族當死願無濫及平人乃別其婢僕百

人

別彼列翻

以其族百口就刑張氏又取鐵券以示紹奇

曰此皇帝去年所賜也我婦人不識書不知其何等

語也紹奇亦為之慙

為于偽翻慙朝廷之失信

友謙舊將史武等

七人時為刺史皆坐族誅時洛中諸軍饑窘

窘渠隕翻

妄

為謠言伶官采之以聞於帝故朱友謙郭崇韜皆及

於禍成德節度使兼中書令李嗣源亦為謠言所屬

屬之  
欲翻

帝遣朱守殷察之守殷私謂嗣源曰令公勲業

振主宜自圖歸藩以遠禍

振當作震  
遠於願翻

嗣源曰吾心不

負天地禍福之來無所可避皆委之於命耳

李嗣源  
答朱守

殷之言安於死生禍福之際  
英雄識度自有不可及者

時伶宦用事勲舊人不

自保嗣源危殆者數四賴宣徽使李紹宏左右營護

以是得全

魏王繼岌留馬步都指揮使陳留李仁

罕馬軍都指揮使東光潘仁嗣左廂都指揮使趙廷

隱右廂都指揮使浚儀張業牙內指揮使文水武漳

驍銳指揮使平恩李延厚戍成都

為諸將在蜀卒為孟知祥効死張本

甲申繼岌發成都命李紹琛帥萬二千人為後軍行

止常差中軍一舍

三十里為一舍差後於中軍三十里也帥讀曰率

二月

己丑朔以宣徽南院使李紹宏為樞密使

代郭崇

魏博指揮使楊仁晟

晟知

將所部兵戍瓦橋

將即踰

年代歸至貝州以鄴都空虚恐兵至為變敕留屯貝

州時天下莫知郭崇韜之罪民間謠言云崇韜殺繼

岌自王於蜀

王于

故族其家朱友謙子建徽為澶州

刺史帝密敕鄴都監軍史彥瓊殺之

澶州魏博巡屬也故密敕魏博

監軍殺朱建徽澶時連翻

門者白留守王正言曰史武德夜半馳

馬出城不言何往

史彥瓊以武德使出為監軍稱其內職

又謠言云皇

后以繼岌之死歸咎於帝已弑帝矣故急召彥瓊計

事人情愈駭

謠言方興而史彥瓊所為有可疑可駭者謠言所以益甚而亂隨之

楊仁

晟部兵皇甫暉與其徒夜博不勝因人情不安遂作

亂劫仁晟曰主上所以有天下吾魏軍力也

謂因魏博兵力

梁以破

魏軍甲不去體馬不解鞍者十餘年今天下已

定天子不念舊勞更加猜忌遠戍踰年方喜代歸去

家咫尺不使相見

言使之留屯貝州不許還魏州也九域志貝州南至魏州二百二十

五里今聞皇后弑逆京師已亂將士願與公俱歸仍表

聞朝廷若天子萬福興兵致討以吾魏博兵力足以

拒之

皇甫暉銀槍效節卒也從莊宗戰河上習見莊宗之用兵與夫諸軍之勇怯故敢發此言安

知不更為富貴之資乎仁最不從暉殺之又劫小校

不從又殺之

校戶教翻

效節指揮使趙在禮聞亂衣不及

帶踰垣而走暉追及曳其足而下之示以二首

示以楊仁



最及小  
校之首

在禮懼而從之亂兵遂奉以為帥

帥所  
類翻

焚掠

貝州暉魏州人在禮涿州人也詰旦暉等擁在禮南

趣臨清永濟館陶所過剽掠

趣七喻翻  
剽匹妙翻

壬辰晚有自

貝州來告軍亂將犯鄴都者都巡檢使孫鐸等亟詣

史彥瓊

亟紀力  
翻急也

請授甲乘城為備彥瓊疑鐸等有異

志曰告者云今日賊至臨清計程須六日晚方至

九域

志臨清縣南至魏州城一百五十里皇甫暉等以壬辰至臨清史彥瓊以為六日晚方至魏州者以師行

日五十里故計其涉三日方至也壬辰二月四日六日謂二月六日也是日甲午

為備未晚

孫鐸曰賊既作亂必乘吾未備晝夜倍道安肯計程

而行請僕射帥衆乘城

史彥瓊蓋加僕射故孫鐸稱之帥讀曰率

鐸募勁

兵千人伏於王莽河逆擊之賊既勢挫必當離散然

後可撲討也

撲善木翻

必俟其至城下萬一有姦人為內

應則事危矣彥瓊曰但嚴兵守城何必逆戰是夜賊

前鋒攻北門弓弩亂發時彥瓊將部兵宿北門樓聞

賊呼聲

呼火故翻

即時驚潰彥瓊單騎奔洛陽癸巳賊入

鄴都孫鐸等拒戰不勝亡去趙在禮據宮城

帝即位于魏州

以牙城  
為宮城

署皇甫暉及軍校趙進為馬步都指揮使縱兵

大掠進定州人也王正言方據按召吏草奏無至者正

言怒其家人曰賊已入城殺掠於市吏皆逃散公尚誰

呼正言驚曰吾初不知也又索馬不能得

索山客翻

乃帥僚

佐步出府門謁在禮

帥讀曰率

再拜請罪在禮亦拜曰士卒

思歸耳尚書重德勿自卑屈慰諭遣之

王正言以戶部尚書出知留守

故趙在禮稱之

衆推在禮為魏博留後具奏其狀北京留守張

憲家在鄴都

去年張憲自鄴都留守遷北京故其家尚留鄴都

在禮厚撫之遣

使以書誘憲憲不發封斬其使以聞

使疏吏翻誘音酉

甲午

以景進為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

夫上柱國

丙申史彥瓊至洛陽

自鄴都逃至洛陽

帝問可為

大將者於樞密使李紹宏紹宏復請用李紹欽

伐蜀之役李紹

宏已薦李紹欽而不用故言復

帝許之令條上方畧

上時掌翻

紹欽所請偏

裨皆梁舊將已所善者帝疑之而止皇后曰此小事不

足煩大將紹榮可辦也

紹榮元行欽

帝乃命歸德節度使李

紹榮將騎三千詣鄴招撫

將即亮翻下同騎奇寄翻

亦徵諸道兵備

其不服 郭崇韜之死也李紹琛謂董璋曰公復欲帖

囑誰門乎

復扶又翻

璋懼謝罪魏王繼岌軍還至武連

還從宣翻

武連漢梓潼縣界宋置武都郡及下辨縣又改下辨為武功縣後魏改為武連縣唐屬劍州九域志在州西八

十五遇敕使諭以朱友謙已伏誅令董璋將兵之遂州

誅朱令德時紹琛將後軍在魏城

西魏置魏城縣于巴西唐屬綿州九域志

在州東六十五里宋白曰魏州本漢涪縣地西魏於涪縣立潼州析此立為魏城縣李膺記云肆溪東五十里

有東西井井西為涪縣界井東為魏城界聞之以帝不委已殺令德而委璋

大驚俄而璋過紹琛軍不謁紹琛怒乘酒謂諸將曰國

家南取大梁西定巴蜀皆郭公之謀而吾之戰功也至

於去逆效順與國家犄角以破梁則朱公也

犄居蟻翻謂朱友謙

以蒲同附晉相為犄角以破梁今朱郭皆無罪族滅歸朝之後行及我

矣

朝直遙翻

冤哉天平奈何紹琛所將多河中兵

將即亮翻

河中

將焦武等號哭於軍門曰西平王何罪闔門屠膾

號戶刀翻

朱友謙再以河中附晉晉封為西平王闔門屠創謂其家悉誅夷也我若歸則與史武等

同誅

言史武等既以河中將誅若東歸則亦與之同罪而誅死

決不復東矣

復扶又翻是

日魏王繼岌至泥溪紹琛至劍州遣人白繼岌云河中

將士號哭不止欲為亂丁酉紹琛自劍州擁兵西還自

稱西川節度三川制置等使移檄成都稱奉詔代孟知

祥招諭蜀人三日間衆至五萬戊戌李繼曠至鳳翔

監軍使柴重厚不以符印與之促令詣闕

唐僖宗光啟三年李茂貞

據鳳翔至是而代其後明宗復令李繼曠鎮鳳翔

己亥魏王繼岌至利州李

紹琛遣人斷桔柏津

斷丁管翻桔吉屑翻

繼岌聞之以任圜為副

招討使將步騎七千與都指揮使梁漢鵬

鵬魚容翻

監軍李

延安追討之

考異曰莊宗實錄己亥繼岌奏康延孝叛遣任圜追討按延孝丁酉叛于劍州豈

得已亥奏報已至洛廣本已亥魏王至利州桔柏津使  
夜來告繼炭言李紹琛令斷浮梁繼炭署任園為副招  
討使令率七千人騎與都指揮使  
梁漢顯監軍李延安討之今從之

庚子邢州左右步

直兵趙太等四百人

步兵直兵謂步兵長直者也

據城自稱安國留後

詔東北面招討副使李紹真討之

李紹真即霍彥威

辛丑任

園先令別將何建崇擊劍門關下之

恐李紹琛拒守劍門關故先擊下之

紹琛將何所至哉

李紹榮至鄴都攻其南門遣人以敕招諭

之趙在禮以羊酒犒師拜於城上曰將士思家擅歸相

公誠善為數奏

犒苦到翻李紹榮以節度使同平章事故稱之為相公所謂使相也後之世凡



建節者皆稱相  
公為子偽翻

得免於死敢不自新遂以敕徧諭軍士

史彥瓊戟手大罵曰羣死賊城破萬段皇甫暉謂其衆

曰觀史武德之言上不赦我矣因聚譟掠敕書手壞之

掠奪也  
壞音性

守陴拒戰紹榮攻之不利以狀聞帝怒曰克城

之日勿遺噍類

噍才  
笑翻

大發諸軍討之壬寅紹榮退屯澶

州甲辰夜從馬直軍士王溫等五人殺軍使謀作亂

擒斬之

從才  
用翻

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本優人也優名郭

門高帝與梁相拒於得勝

得勝  
德勝

即

募勇士挑戰從謙應

募俘斬而還

批徒了翻還從  
宣翻又如字

由是益有寵帝選諸軍驍

勇者為親軍分置四指揮號從馬直從謙自軍使積功

至指揮使郭崇韜方用事從謙以叔父事之睦王存乂

以從謙為假子及崇韜存乂得罪從謙數以私財饗從

馬直諸校

數所角翻  
校戶教翻

對之流涕言崇韜之冤及王溫作

亂帝戲之曰汝既負我附崇韜存乂又教王溫反欲何

為也從謙益懼既退陰謂諸校曰主人以王溫之故侯

鄴都平定盡阮若曹

若猶  
汝也

家之所有宜盡市酒肉勿為

久計也由是親軍皆不自安

為張破敗作亂郭從謙弑逆張本郭崇韜勲舊也以

無罪而族康延孝之亂皇甫暉之亂張破敗之亂卒以成郭從謙之弑皆由崇韜之死而將校之心不自安也

乙巳王衍至長安有詔止之

止不使至洛陽

先是帝諸弟

雖領節度使皆留京師但食其俸

先悉薦翻

戊申始命護國

節度使永王存霸至河中

既殺朱友謙故令存霸赴鎮以代之

丁未李

紹榮以諸道兵再攻鄴都庾戌裨將楊重霸帥衆數百

登城

帥讀曰率

後無繼者重霸等皆死賊知不赦堅守無降

意

降戶江翻

朝廷患之日發中使促魏王繼岌東還繼岌以

中軍精兵皆從任圜討李紹琛留利州待之未得還

還從

宣翻又  
如字

李紹榮討趙在禮久無功趙太據邢州未下滄

州軍亂小校王景戡討定之因自為留後河朔州縣告

亂者相繼帝欲自征鄴都宰相樞密使皆言京師根本

車駕不可輕動帝曰諸將無可使者皆曰李嗣源最為

勲舊帝心忌嗣源曰吾惜嗣源欲留宿衛皆曰它人無

可者忠武節度使張全義亦言河朔多事久則患深宜

令總管進討

時李嗣源雖留洛陽而蕃漢內外馬步軍都總管之官如故

若倚紹榮

輩未見成功之期李紹宏亦屢言之帝以內外所薦

則內

李紹宏外則張全義及在廷之臣

甲寅命嗣源將親軍討鄴都

延州

言綏銀軍亂剽州城

綏銀時為夏州巡屬延州以鄰鎮秦言之耳趙珣聚米圖經宋康定

慶歷間所進也其書云綏州故城見在延州東北無定河川西至夏州四百里南至延州界三百四十里北至銀州一百六十里夏州東至銀州二百里剽匹妙翻

董璋將兵二萬屯綿州會

任圜討李紹琛帝遣中使崔延琛至成都遇紹琛軍給

之曰吾奉詔召孟郎

孟知祥妻太祖弟克讓女也故呼為孟郎俗謂壻為郎也

公若

緩兵自當得蜀既至成都勸孟知祥為戰守備知祥浚

壕樹柵遣馬步都指揮使李仁罕將四萬人驍銳指揮

使李延厚將二千人討紹琛

既後壕樹柵為守城之備又遣重兵出討以兵有備

近戰苟不利則退守無倉卒失措之憂孟知祥初至西川其審慎如此然當時蜀之舊兵敗散已多北兵留戍

計不過數千李仁罕所將未必及四萬之數更須博考

延厚集其衆詢之曰有少

壯勇銳欲立功求富貴者東

少詩照翻

衰疾畏懦厭行陳者

西

行戶剛翻

得選兵七百人以行

兵不貴多而貴精也

是日任圜軍追

及紹琛於漢州紹琛出兵逆戰招討掌書記張礪請伏

精兵於後以羸兵誘之

郭崇韜之為招討使也以張礪為掌書記崇韜既死繼安以任

園為招討副使以討李紹琛故礪  
以募屬從軍羸倫為翻誘音酉園從之使董璋以東

川羸兵先戰而却紹琛輕園書生又見其兵羸極力追  
之伏兵發大破之斬首數千級自是紹琛入漢州閉城  
不出三月丁巳朔李紹真奏克邢州擒趙太等庚申

紹真引兵至鄴都營於城西北以太等徇於鄴都城下

而殺之

是不足以懼皇甫暉等適以堅其死守之心耳

辛酉以威武節度副

使王延翰為威武節度使

命王延翰嗣有閩土

壬戌李嗣源至

鄴都營於城西南甲子嗣源下令軍中詰旦攻城

詰去吉翻

是夜從馬直軍士張破敗作亂

考異曰莊宗實錄壬戌今上至鄴都癸亥夜

張破敗作亂明日入鄴都明宗實錄三月六日帝至鄴都八日夜破敗作亂薛史莊宗紀壬子嗣源至鄴都甲

寅夜破敗作亂明宗紀與實錄同按長歷此月丁巳朔無壬子甲寅今從實錄及明宗本紀帥衆大

譟

帥讀曰率下同

殺都將

將即亮翻

焚營舍詰旦亂兵逼中軍嗣源

帥親軍拒戰不能敵亂兵益熾

從亂者愈衆也

嗣源叱而問之

曰爾曹欲何為對曰將士從主上十年百戰以得天下

今主上弃恩任威貝州戍卒思歸主上不赦云克城之

後當盡阮魏博之軍

謂皇甫暉等也莊宗忿暉等不降嘗有克城之日勿遺唯類之語



近從馬直數卒誼競遽欲盡誅其衆

謂王溫等亂也郭從謙因王溫亂後

矯言帝意以扇動張破敗等之亂心

我輩初無叛心但畏死耳今衆議欲

與城中合勢擊退諸道之軍請主上帝河南令公帝河

北為軍民之主

李嗣源官中書令故稱之為令公

嗣源泣諭之不從嗣

源曰爾不用吾言任爾所為我自歸京師亂兵拔白刃

環之

環音宦

曰此輩虎狼也不識尊卑令公去欲何之因

擁嗣源及李紹真等入城城中不受外兵皇甫暉逆擊

張破敗斬之外兵皆潰趙在禮帥諸校迎拜嗣源泣謝

曰將士輩負令公

李嗣源以蕃漢馬步軍都總管統諸軍禦契丹凡河北諸鎮兵皆屬焉而

魏兵作亂是負之也

敢不惟命是聽嗣源詭說在禮曰

說式苗翻

凡舉

大事須藉兵力今外兵流散無所歸我為公出收之

藉慈

夜翻為于偽翻外兵謂城外之兵嗣源紹真所領者也

在禮乃聽嗣源紹真俱出

城宿魏縣散兵稍有至者漢州無城塹樹木為柵乙

丑任圜進攻其柵縱火焚之李紹琛引兵出戰於金雁

橋

金雁橋在漢州雒縣東雁江之上俗傳曾有金雁故名

兵敗與十餘騎奔綿竹

九域志綿竹縣在漢州東北九十三里

追擒之孟知祥自至漢州犒軍與

任園董璋置酒高會引李紹琛檻車至座中知祥自酌

大卮飲之

飲於禁翻

謂曰公已擁節旄又有平蜀之功何患

不富貴而求入此檻車邪紹琛曰郭侍中佐命功第一

兵不血刃取兩川一旦無罪族誅

郭侍中謂崇韜

如紹琛輩安

保首領以此不敢歸朝耳

朝直遙翻

魏王繼岌既獲紹琛乃

引兵倍道而東孟知祥獲陝虢都指揮使汝陰李肇河

中都指揮使千乘侯弘實

陝失再翻乘繩證翻

以肇為牙內馬步

都指揮使弘實副之

為李肇等為孟知祥用張本

蜀中羣盜猶未息

知祥擇廉吏使治州縣蠲除橫賦安集流散下寬大之

令與民更始

孟知祥已有據蜀規摹治直之翻橫戶孟翻更工衡翻

遣左廂都指

揮使趙廷隱右廂都指揮使張業將兵分討羣盜悉誅

之李嗣源之為亂兵所逼也李紹榮有衆萬人營於

城南嗣源遣牙將張虔釗高行周等七人相繼召之欲

與共誅亂者紹榮疑嗣源之詐留使者閉壁不應及嗣

源入鄴都遂引兵去嗣源在魏縣衆不滿百又無兵仗

李紹真所將鎮兵五千聞嗣源得出相帥歸之

鎮兵蓋鎮州兵

也李嗣源本鎮鎮州故其兵相帥歸之帥讀曰率

由是嗣源兵稍振嗣源泣謂

諸將曰吾明日當歸藩

欲歸鎮州也

上章待罪

上時掌翻章表也奏也

聽主上所裁李紹真及中門使安重誨曰此策非宜公

為元帥不幸為凶人所劫李紹榮不戰而退歸朝必以

公藉口

言李紹榮必奏天子稱已所以退師者以嗣源入魏與賊合也

公若歸藩則為

據地邀君適足以實讒慝之言耳不若星行詣闕

星行者戴

星而行也

面見天子庶可自明嗣源曰善丁卯自魏縣南趣

相州

趣七喻翻

遇馬坊使康福

後唐起于太原馬牧多在并代莊宗在河上與梁戰置馬

牧于相州以康福為小馬坊使以鎮之蓋以并代之廢牧為大馬坊也唐內諸司有小馬坊使宦官為之非此

薛史唐莊宗曰康福體貌豐厚可令總轄馬牧由是署為馬坊使及明宗離魏縣會福牧小馬於相州乃驅而

歸命得馬數千匹始能成軍福蔚州人也蔚紆勿翻平盧節

度使符習將本軍攻鄴都聞李嗣源軍潰引兵歸至淄

州監軍使楊希望遣兵逆擊之

平盧節度治青州九域志青州西至淄州一百

一十三里習懼復引兵而西復扶又翻青州指揮使王公儼攻希

望殺之因據其城時近侍為諸道監軍者宦官常侍天子左右故曰

近侍皆恃恩與節度使爭權及鄴都軍變所在多殺之安

義監軍楊繼源謀殺節度使孔勣先誘而殺之

京渠翻

誘音酉

武寧監軍以李紹真從李嗣源謀殺其元從

元從謂舊

從李紹真之將士所謂義故也紹真時從李嗣源監軍謀殺其元從之留彭城者

據城拒之權

知留後淳于晏帥諸將先殺之

帥讀曰率下同

晏登州人也

戊辰以軍食不足敕河南尹豫借夏秋稅民不聊生

忠武節度使尚書令齊王張全義聞李嗣源入鄴都憂

懼不食辛未卒於洛陽

張全義之憂死自以薦李嗣源北討也

租庸使

以倉儲不足頗腹刻軍糧

腹息緣翻縮也減也

軍士流言益甚宰

相懼帥百官上表言今租庸已竭內庫有餘諸軍室家

不能相保儻不賑救

賑津忍翻

懼有難心俟過凶年其財復

集

復扶又翻集聚也

上即欲從之劉后曰吾夫婦君臨萬國雖

藉武功亦由天命既在天人如我何

紂責命于天紂所以亡未聞妲

已有是言也

宰相又於便殿論之后屬耳於屏風後

屬之須欲翻

曳出糴具及三銀盆皇幼子三人於外曰人言宮中蓄

積多四方貢獻隨以給賜所餘止此耳請鬻以贍軍宰

相惶懼而退

嗚呼皇后囊金寶繫馬鞍之時能盡將內庫所積而行乎

李紹榮自



鄴都退保衛州奏李嗣源已叛與賊合嗣源遣使上章

自理一日數輩嗣源長子從審為金槍指揮使

莊宗得魏因魏

銀槍軍置帳前銀槍都後又置金槍軍

帝謂從審曰吾深知爾父忠厚爾

往諭朕意勿使自疑從審至衛州紹榮因欲殺之從審

曰公等既不亮吾父

亮信也

吾亦不能至父所

今人多謂不欲行為

不能請復還宿衛

復扶又翻還從宣翻又如字

乃釋之帝憐從審賜名

繼璟待之如子是後嗣源所奏皆為紹榮所遏不得通

嗣源由是疑懼石敬瑭曰夫事成於果決而敗於猶豫

安有上將與叛卒入賊城而它日得保無恙乎

將即大亮翻

梁天下之要會也

大梁控引河汴南通淮泗北接滑魏舟車之所湊集且梁舊都也故云然

願假三百騎先往取之若幸而得之公宜引大軍亟進

亟紀力翻急也如此始可自全

據大梁則逼洛陽嗣源可以自全莊宗將何以自全乎石敬瑭

惡察察言故云爾

突騎指揮使康義誠曰主上無道軍民怨怒

公從衆則生守節則死

康義誠胡人獷直觀此言可見也為義誠由此為明宗所親任

張本嗣源乃令安重誨移檄會兵義誠代北胡人也時齊

州防禦使李紹虔

即王晏球

泰寧節度使李紹欽

即段疑

貝州

刺史李紹英

即房知溫

屯瓦橋

以備契丹

北京右廂馬軍都指揮

使安審通屯奉化軍

五代會要後唐天成三年三月升奉化軍為秦州以清苑縣為理所

新唐書地理志清苑縣屬莫州宋保州治清苑蓋又改秦州為保州也

嗣源皆遣使召之

紹英瑕丘人本姓房名知溫審通金全之姪也

安金全有却梁

兵全晉陽之功

嗣源家在真定

嗣源鎮真定入朝于洛其家留真定

虞候將王建

立先殺其監軍由是獲全

為嗣源以王建立鎮真定張本將即亮翻

建立遼

州人也李從珂自橫水將所部兵由孟縣趣鎮州

李從珂謫

戍橫水見上卷同光三年孟春秋晉之孟邑漢為縣中廢隋開皇十六年置原仇縣大業初改曰孟唐屬太原

府九域志孟縣東北至鎮州一百里

與王建立軍合倍道從嗣源嗣源以

李紹榮在衛州謀自白臯濟河分三百騎使石敬瑭將

之前驅李從珂為殿

殿丁練翻

於是軍勢大盛嗣源從子從

璋自鎮州引兵而南過邢州邢人奉為留後

河北蓋悲從嗣源矣

從子之從才用翻

癸酉詔懷遠指揮使白從暉將騎兵扼河

陽橋

恐李嗣源自懷孟犯洛也

帝乃出金帛給賜諸軍樞密宣徽使

及供奉內使景進等皆獻金帛以助給賜

事已至此帝及嬖倖始知

財物之不可守

軍士負物而詬曰吾妻子已殍死得此何為

詬古

侯翻又許  
翻殍被表翻

甲戌李紹榮自衛州至洛陽帝如鷄店勞

之薛史作  
耀店

紹榮曰鄴都亂兵已遣其黨翟建曰據博州

欲濟河襲鄆汴

李紹榮所言指趙在禮所遣兵也殊不  
知李嗣源已定入汴之計矣勞力到翻

崔長  
伯翻

願陛下幸關東招撫之帝從之

關東謂汜  
水關以東

景進

等言於帝曰魏王未至康延孝初平西南猶未安王衍

族黨不少聞車駕東征恐其為變不若除之

少詩  
照翻

帝乃

遣中使向延嗣

向式  
亮翻

齎敕往誅之敕曰王衍一行並從

殺戮已印畫

印者用中書印畫者  
畫可敕又用御寶

樞密使張居翰覆視

就殿柱指去行字改為家字

指口皆翻摩也去羌呂翻

由是蜀百官

及衍僕役獲免者千餘人延嗣至長安盡殺衍宗族於

秦川驛衍母徐氏且死呼曰

呼火故翻

吾兒以一國迎降不

免族誅

降戶江翻

信義俱棄吾知汝行亦受禍矣

乙亥帝

發洛陽丁丑次汜水戊寅遣李紹榮將騎兵循河而東

將即亮翻

李嗣源親黨從帝者多亡去或勸李繼璟宜早自

脫繼璟終無行意帝屢遣繼璟詣嗣源繼璟固辭願死

於帝前以明赤誠

赤誠猶言赤心誠者心之實言赤誠者謂赤心之實

帝聞嗣源

在黎陽強遣繼璟渡河名之

強其兩翻下強出同此時名嗣源嗣源必不敢前

道遇李紹榮紹榮殺之

李繼璟以死事君以明父之心迹得其死矣

吳越

王鏐有疾如衣錦軍命鎮海鎮東節度使留後傅瓘監

國

衣于既翻監古銜翻

吳徐溫遣使來問疾左右勸鏐勿見鏐曰

溫陰狡此名問疾實使之覘我也

覘丑庶翻又丑艷翻

強出見之

溫果聚兵欲襲吳越聞鏐疾瘳而止

史言錢徐之智力足以相制而不足

以相勝

鏐尋還錢塘

按九域志自臨安東還錢塘一百二十里

吳以左僕射

同平章事徐知誥為侍中右僕射嚴可求兼門下侍郎

同平章事

庚辰帝發汜水

發汜水而東也

辛巳李嗣源至白

臯遇山東上供絹數船取以賞軍

此蓋青兗上供沂河而上者也

安重

誨從者爭舟行營馬步使陶玘斬以徇

玘從才用翻玘墟里翻

由是

軍中肅然玘許州人也嗣源濟河至滑州遣人招苻習

習與嗣源會於

胙城

舊唐書地理志胙城漢南燕縣

安審通亦引兵來

會知汴州孔循遣使奉表西迎帝亦遣使北輸密款於

嗣源曰先至者得之先是帝遣騎將滿城西方鄴守汴

州

先是志薦翻

石敬瑭

使裨將李瓊以勁兵突入封丘門敬



瑋踵其後自西門入遂據其城西方鄴請降敬瑋使趣

嗣源壬午嗣源入大梁

趣讀曰促九域志胙城縣南至大梁一百二十里

是日

帝至滎澤東

九域志滎澤縣西北距汜水四十五里

命龍驤指揮使姚彥

溫將三千騎為前軍曰汝曹汴人也

龍驤軍梁之舊兵本皆汴人

吾

入汝境不欲使它軍前驅恐擾汝室家厚賜而遣之彥

溫即以其衆叛歸嗣源謂嗣源曰京師危迫主上為元

行欽所惑事勢已離不可復事矣

元行欽賜姓名李紹榮復扶又翻

嗣

源曰汝自不忠何言之悖也

悖蒲妹翻

即奪其兵指揮使潘

環守王村寨有芻粟數萬帝遣騎視之環亦奔大梁帝

至萬勝鎮

萬勝鎮在中牟縣東距大梁不過數十里耳

聞嗣源已據大梁諸

軍離叛神色沮喪

沮在呂翻喪息浪翻

登高歎曰吾不濟矣即命

旋師帝之出關也扈從兵二萬五千

從才用翻下從官同

及還已

失萬餘人乃留秦州都指揮使張唐以步騎三千守關

癸未帝還過甕子谷

劉昫曰甕子谷在成臯又云在汜水縣西汜水縣古之成臯縣

道

狹每遇衛士執兵仗者輒以善言撫之曰適報魏王又

進西川金銀五十萬

適報猶言近方得報也

到京當盡給爾曹對

曰陛下賜已晚矣人亦不感聖恩帝流涕而已又索袍

帶賜從官內庫使張容哥稱頒給已盡

索山客翻內庫使亦莊宗所置

內諸司使之

衛士叱容哥曰致吾君失社稷皆此閹豎輩也

抽刀逐之或救之獲免容哥謂同類曰皇后吝財致此

吝財事見上

今乃歸咎於吾輩事若不測吾輩萬段吾不忍

待也因赴河死

衛士言致禍之源出於宦官不特指張容哥一人容哥遂先赴河而死者蓋以

身為內庫使內庫積而不發出納之吝諸軍以為罪禍必先及故遽引決耳

甲申帝至石橋

西

石橋在洛城東

置酒悲涕謂李紹榮等諸將曰卿輩事吾以

來急難富貴靡不同之

難乃旦翻

今致吾至此皆無一策以

相救乎諸將百餘人皆截髮置地誓以死報因相與號

泣

號戶刀翻

是日晚入洛城李嗣源命石敬瑭將前軍趣汜

水收撫散兵嗣源繼之

李嗣源在河北時奏章為元行欽所壅遏猶可言也渡河據大

梁莊宗嘗至萬勝鎮君臣相望數十里間耳既無一奏陳情又無一騎迎俟莊宗既還但以兵踵之而西此意何在李紹虔李紹英引兵來會

李紹虔李紹英皆自瓦橋引兵踵嗣源之後而

來會於大梁

丙戌宰相樞密使共奏魏王西軍將至車駕宜

且控扼汜水收撫散兵以俟之帝從之自出上東門閱

騎兵戒以詰旦東行

資治通鑑卷二百七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卷二百七十五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後唐紀四

起柔兆閹茂四月盡彊圉大淵獻六月凡一年有奇

明宗聖德和武欽孝皇帝上之下

天成元年夏四月丁亥朔嚴辦將發

凡天子將出侍中奏中嚴外辦此時

未必能爾沿襲舊來嚴辦之言而言之耳

騎兵陳於宣仁門外

唐昭宗天祐二年勅改東

都延喜門為宣仁門又唐六典東都東城在皇城之東東曰宣仁門南曰承福門陳讀曰陣下同

步兵

陳於五鳳門外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不知睦王存乂

已死

存乂養郭從謙為假子及其被誅事並見上卷本年二月時諸王不出閤者皆在禁中故存乂死而

從謙不知從才用翻

欲奉之以作亂帥所部兵

帥讀曰率下同

自營中露

刃大呼

呼火故翻

與黃甲兩軍攻興教門

唐昭宗之遷洛也改延喜門為宣政

門重明門為興教門五鳳門蓋宮城南門也唐六典曰洛陽皇城南面三門中曰應天左曰興教右曰光政

帝方食聞變帥諸王及近衛騎兵擊之逐亂兵出門時

蕃漢馬步使朱守殷將騎兵在外帝遣中使急召之欲

與同擊賊守殷不至引兵憩于北邙茂林之下

憩去例翻息也



邱莫郎翻亂兵焚興教門緣城而入近臣宿將皆釋甲潛遁

李紹榮必已遁矣獨散員都指揮使李彥卿及宿衛軍校何福

進王全斌等十餘人力戰俄而帝為流矢所中李彥卿蓋即苻

彥卿存審之子散悲亶翻校鷹坊人善友扶帝自門樓

下至絳霄殿廡下鷹坊唐時五坊之一也姓譜善姓也堯師善卷門樓興教門樓廡罔甫翻

抽矢渴憊求水皇后不自省視遣宦者進酪憊音悶省昔景翻酪

歷各翻乳漿也凡中矢刃傷血悶者得水尚可活飲酪是速死也須臾帝殂年四李彥

卿等慟哭而去左右皆散善友斂廡下樂器覆帝尸而

焚之

覆敦又翻自此以上至是年正月書帝者皆指言莊宗莊宗好優而斃于郭門高好樂而焚以樂器

故歐陽公引君以始此以此彥卿存審之子福進全斌

終之言以論其事示戒深矣

彥卿存審之子福進全斌

彥卿存審之子福進全斌

皆太原人也

李彥卿後復姓符與何福進王全斌皆以功名自見

劉后囊金寶繫

馬鞍與申王存渥及李紹榮引七百騎焚嘉慶殿自師

子門出走通王存確雅王存紀奔南山

洛陽之南入伊川皆大山宮

人多逃散朱守殷入宮選宮人三十餘人各令自取樂

器珍玩內於其家於是諸軍大掠都城是日李嗣源至

甕子谷

考異曰莊宗實錄云今上至鄭州聞變聞之今從明宗實錄余嘗按甕子谷在鄭州境

慟哭謂諸將曰主上素得士心正為羣小蔽惑至此今  
我將安歸乎戊子朱守殷遣使馳白嗣源以京城大亂  
諸軍焚掠不已願亟來救之乙丑嗣源入洛陽止於私  
第禁焚掠拾莊宗骨於灰燼之中而殯之嗣源之入鄴  
也前直指揮使平遙侯益脫身歸洛陽

前直指揮使領  
上前直衛之兵

劉昫曰平遙即漢平陶縣魏避國諱改陶為遙唐屬  
汾州宋白曰後魏以太武帝名燾改平陶為平遙莊

宗撫之流涕至是益自縛請罪嗣源曰爾為臣盡節又  
何罪也使復其職嗣源謂朱守殷曰公善巡徼以待魏

王

徵吉弔翻言善巡徽宮闕及皇城內外坊市以待魏王繼岌繼岌莊宗嫡長子也西征而還未至示若待

其至而嗣位然

淑妃德妃在宮供給尤宜豐備

韓淑妃伊德妃先在晉陽宮蓋

莊宗都洛之後迎至洛宮及其遭變不從劉后出奔時在宮中也按淑妃韓氏本莊宗元妃衛國夫人也德妃

伊氏次妃燕國夫人也劉后之次在三越次而正位中宮雖莊宗之過亦郭崇韜希指迎合之罪也五代會要

曰同光二年十二月冊德妃淑妃以宰臣豆盧革韋說為冊使出應天門外登輅車國簿鼓吹前導至右永福

門降車入右銀臺門至淑妃宮受冊於內文武百官立班稱賀通鑑書二年二月冊劉后蓋冊后之後至十二

月冊二妃也

吾俟山陵畢社稷有奉則歸藩為國家捍禦北

方耳

歸藩言欲歸真定為於偽翻

是日豆盧革帥百官上牋勸進之下

於上不從其令而從其意卽讀曰率上時掌翻

嗣源面諭之曰吾奉詔討賊不

幸部曲叛散欲入朝自訴又為紹榮所隔披猖至此吾

本無它心諸君遽爾見推殊非相悉

悉息七翻語也究也詳也盡也

願

勿言也革等固請嗣源不許李紹榮欲奔河中就永王

存霸從兵稍散庚寅至平陸

從才用翻唐書地理志曰括地志陝州河北縣本漢

大陽縣

天寶元年太守李齊物開三門以利漕運得古刃有篆文曰平陸因更河北縣為平陸縣九域志縣在

陝州北五里隔大河

止餘數騎為人所執折足送洛陽

折而設翻

存霸

亦卽衆千人棄鎮奔晉陽辛卯魏王繼岌至興平聞

洛陽亂復引兵而西

又復扶翻

謀保據鳳翔

向延嗣至鳳

翔以莊宗之命誅李紹琛

莊宗已殂故不書帝而以廟號書之也李紹琛反於蜀被

擒見上卷

初莊宗命呂鄭二內養在晉陽一監兵一

監倉庫

監工銜翻

自留守張憲以下皆承應不暇及鄴都有

變又命汾州刺史李彥超為北都巡檢彥超彥卿之兄

也莊宗既殂推官河間張昭遠勸張憲奉表勸進憲曰

吾一書生自布衣至服金紫皆出先帝之恩豈可偷生

而不自愧乎昭遠泣曰此古人之事公能行之忠義不

朽矣

張昭遠儒者也故勉成張憲之志節其後昭遠避漢高祖名止名昭

有李存沼者莊

宗之近屬

考異曰唐愍帝實錄符彥超傳云皇弟存沼薛史歐陽史彥超傳作存霸莊宗列傳薛

史張憲傳但云李存沼按莊宗弟無名存沼者存霸自河中衣僧服而往非今日傳莊宗之命者也或者武皇之姪莊宗之弟別無所據不敢決定故但云近屬余按莊宗諡光聖神閔皇帝唐愍帝實錄即莊宗實錄也愍

閔字通

自洛陽犇晉陽矯傳莊宗之命陰與二內養謀殺

憲及彥超據晉陽拒守彥超知之密告憲欲先圖之憲曰僕受先帝厚恩不忍為此徇義而不免於禍乃天也彥超謀未決壬辰夜軍士共殺二內養及存沼於牙城

因大掠達旦憲聞變出犇忻州

九域志太原府東北至忻州二百里此以宋氏

徙府後言也

會嗣源移書至彥超號令士卒城中始安遂權

知太原軍府 百官三牋請嗣源監國

考異曰監國本太子之事非

官非爵然五代唐明宗潞王周太祖皆嘗監國漢太后令曰中外事取監國處分又誥曰監國可即皇帝位是

時直以監國為稱號也今從之 嗣源乃許之甲午入居興聖宮

按是時莊宗之

殯在西宮興聖宮在西宮之東按薛史莊宗即位於魏州以子繼岌充北都留守興聖宮使及平定河南充東

京留守興聖宮使則東京北都皆有興聖宮宋白所記見前

始受百官班見

示即真之漸見

賢通

下令稱教百官稱之曰殿下莊宗後宮存者猶千



餘人宣徽使選其美少者數百獻於監國

少詩治翔

監國曰

奚用此為對曰宮中職掌不可闕也監國曰宮中職掌

宜諳故事

諳音烏含翻

此輩安知乃悉用老舊之人補之其

少年者皆出歸其親戚無親戚者任其所適蜀中所送

宮人亦準此乙未以中門使安重誨為樞密使

安重誨本

成德軍中門使監國所親任者也

鎮州別駕張延朗為副使延朗開封

人也仕梁為租庸吏

按歐史張延朗仕梁以租庸史為鄆州糧料使明宗克鄆州得之復

以為糧料使後徙鎮宣武成德以為元從孔目官蓋由此選為鎮州別駕也

性纖巧善事權

貴以女妻重誨之子

妻七  
細翻

故重誨引之監國令所在訪

求諸王通王存確雅王存紀匿民間或密告安重誨重

誨與李紹真謀曰今殿下既監國典喪諸王宜早為之

所以壹人心殿下性慈不可以聞乃密遣人就田舍殺

之後月餘監國初聞之切責重誨傷惜久之劉皇后與

申王存渥奔晉陽在道與存渥私通存渥至晉陽李彥

超不納走至風谷

風谷恐當作嵐谷唐長安三年  
分宜芳縣置嵐谷縣屬嵐州

為其

下所殺明日永王存霸亦至晉陽從兵逃散俱盡

從才  
用翻

存霸削髮僧服謁李彥超願為山僧幸垂庇護軍士爭

欲殺之彥超曰六相公來當奏取進止

存霸第六

軍士不聽

殺之於府門之碑下劉皇后為尼於晉陽監國使人就

殺之薛王存禮及莊宗幼子繼嵩繼潼繼蟾繼堯

堯倪么翻

遭亂皆不知所終惟邕王存美以病風偏枯得免居於

晉陽

沙陀自唐末強盛蓋至於此悲赤心之支胤或有存者晉王父子相傳其血嗣繼矣且明宗晉王義

兒也得國之後坐視義父之遺育為魚為肉何忍也它日詎可望麥飯灑陵乎

徐溫高季興

聞莊宗遇弑益重嚴可求梁震

嚴可求料唐有內變見二百七十二卷莊宗同

光元年梁震料莊宗必亡  
見二百七十四卷三年

梁震薦前陵州判官貴平孫

光憲於季興使掌書記

貴平縣漢廣都縣之東南界後魏置和仁郡仍置平井貴平可

曇三縣唐廢平井可曇以貴平縣治和仁城開元十四年移治祿川屬陵州宋省貴平入廣都縣

季興

大治戰艦欲攻楚

治直之翻艦戶黯翻

光憲諫曰荆南亂離之後

賴公休息士民始有生意若又與楚國交惡它國乘吾

之弊良可憂也季興乃止 戊戌李紹榮至洛陽

陝州械送

至洛陽

監國責之曰吾何負於爾而殺吾兒

謂紹榮殺從審也見上卷

本年 紹榮瞋目直視曰

瞋昌真翻

先帝何負於爾遂斬之

元行

欽雖死監國豈復其姓名曰元行欽李紹榮賜姓名見二百六十九卷梁

均王貞明元年

監國恐征蜀軍還為變

還從宣翻又如字

以石敬瑭

為陝州留後已亥以李從珂為河中留後

陝州以備其徑至洛陽河

中以備其北歸晉陽陝失冉翻

樞密使張居翰乞歸田里許之李紹

真屢薦孔循之才庚子以循為樞密副使李紹宏請復

姓馬

李紹宏賜姓名見二百七十卷梁均王貞明五年

監國下教數租庸使孔

謙奸佞侵刻窮困軍民之罪而斬之

數所角翻

凡謙所立苛

斂之法

斂力贍翻

皆罷之因廢租庸使及內勾司

租庸使唐末及梁置

內勾司莊宗  
同光二年置

依舊為鹽鐵戶部度支三司委宰相一人

專判

唐制戶部度支以本司郎中侍郎判其事又置鹽鐵轉運使其後用兵以國計為重遂以宰相領其

職乾符已後天下喪亂國用愈空始置租庸使領天下錢穀廢常隨時調斂兵罷則止梁興置租庸使領天下錢穀廢鹽鐵戶部度支之官莊宗滅梁因而不改明宗入立誅租庸使孔謙而廢其使職以大臣一人判戶部度支鹽鐵號曰判三司至長興元年張延朗因請置三司使事下中書中書用唐故事拜延朗特進工部尚書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兼判戶部度支事詔以延朗充三司使班在宣徽使下三司置使則自梁始宋白曰同光二年左諫議大夫竇專奏請廢租庸使名目歸三司畧曰伏見天下諸色錢穀比屬戶部設度支金部倉部各有郎中員外將地賦山海鹽鐵分擘支計徵輸後為租賦繁多添置三司使領同資國力共致豐財安史作亂民戶

流亡征租不時經費多闕惟江淮嶺表郡縣完全總三  
司貨財發一使徵賦在處勘覆名曰租庸收復京城尋  
廢其職務廣明中黃巢叛逆僖宗播遷依前又以江淮  
徵賦置租庸使及至還京旋亦停廢偽梁將四鎮節制  
徵輸置宮使名目後又罷諸道監軍使以莊宗由宦官  
廢宮使改置租庸

亡國命諸道盡殺之 魏王繼岌自興平退至武功宦

者李從襲曰禍福未可知退不如進請王亟東行以救

內難繼岌從之還至渭水權西都留守張籛已斷浮梁

難乃旦翻籛則前翻斷音短

循水浮渡是日至渭南腹心呂知柔等

皆已竄匿從襲謂繼岌曰時事已去王宜自圖繼岌徘徊

徊流涕乃自伏於牀命僕夫李環縊殺之

繼以李從襲呂知柔而

殺郭崇韜而殺繼岌者豈它人哉李環即過殺崇韜者也考異曰莊宗實錄征蜀初為都監後勸繼岌殺郭

崇韜者李從襲也明宗實錄云宦者都監李繼襲勸繼岌東遷及令自殺又云任圜監軍李廷襲欲存康延孝

及至華州為李冲所殺者復云李從襲蓋從襲誤為繼襲延襲今從莊宗實錄任圜代將其衆

而東監國命石敬瑭慰撫之軍士皆無異言

史言西軍歸心於新

主先是監國命所親李冲為華州都監應接西師

先昔薦翹

華戶化反西師即謂魏王繼岌之師

冲擅逼華州節度使史彥谿入朝同

州節度使李存敬過華州冲殺之并屠其家又殺西川



行營都監李從襲

李從襲死有餘罪監國未即肆諸市朝而李冲殺之則為失刑耳

彦

鎔泣訴於安重誨重誨遣彦鎔還鎮召冲歸朝自監國

入洛内外機事皆決於李紹真紹真擅收威勝節度使

李紹欽太子少保李紹冲下獄

下戶嫁翻

欲殺之安重誨謂

紹真曰溫段罪惡皆在梁朝今殿下新平内難冀安萬

國豈專為公報仇邪

難乃旦翻為於偽翻按歐史霍彦威素與溫段有隙

紹真由

是稍沮

沮在呂翻

辛丑監國教李紹冲紹欽復姓名為溫韜

段凝

溫韜段凝賜姓名並見二百七十二卷莊宗同光元年

並放歸田里 壬寅

以孔循為樞密使 有司議即位禮李紹真孔循以為

唐運已盡宜自建國號監國問左右何謂國號對曰先

帝賜姓於唐為唐復讎

賜姓於唐謂獻祖以平龐勛之功始賜姓李也為唐復讎謂莊

宗滅梁也為於偽翻

繼昭宗後故稱唐

言以同光元年繼天祐二十年也

今梁朝

之人不欲殿下稱唐耳

霍彥威孔循皆嘗事梁者也當時在監國左右者未必皆儒生

觀其所對辭意於正閏之位致其辭甚嚴雖儒生不能易也

監國曰吾年十三事獻

祖獻祖以吾宗屬視吾猶子

莊宗即位尊其祖國昌為獻祖監國亦沙陀種故云

又事武皇垂三十年

莊宗追尊父晉王克用為太祖武皇帝

先帝垂二

十年經綸攻戰未嘗不預武皇之基業則吾之基業也

先帝之天下則吾之天下也安有同家而異國乎令執

政更議

更工行反

吏部尚書李琪曰若改國號則先帝遂為

路人梓宮安所託乎不惟殿下忘三世舊君

以監國歷事獻祖太

祖莊宗三世也

吾曹為人臣者能自安乎前代以旁支入繼多

矣宜用嗣子柩前即位之禮

記曰在牀曰尸在棺曰柩鄭氏注曰尸陳也言形體

在柩之言究也白虎通云久也柩音新舊之舊

衆從之丙午監國自興聖宮赴

西宮服斬衰於柩前即位

斬衰下不緦子為父服之衰倉回翻自己丑入洛至此二

十日先是未敢即位者魏王繼岌猶在故也繼岌既死乃決為之

百官縞素既而御衮

冕受冊

徐無黨曰既用嗣君之禮矣遽釋衰而服冕可以見其情詐

百官吉服稱賀

戊申勅中外之臣毋得獻鷹犬奇玩之類有司劾

奏太原尹張憲委城之罪庚戌賜憲死

以張憲前朝大臣加之罪而殺

之

任圜將征蜀兵二萬六千人至洛陽

征蜀之初出師六萬除留

成于蜀及康延孝叛死亡之外還洛者二萬六千人耳

明宗慰撫之各令還營

通

鑑書法言之明宗二字當書帝字此因前史成文偶遺而不之改耳

甲寅大赦改元

始改

元天

量留後宮百人宦官三十人教坊百人鷹坊二十

人御厨五十人

量音良

自餘任從所適諸司使務有名無

實者皆廢之分遣諸軍就食近畿以省饋運除夏秋稅

省耗

舊例夏秋二稅先有省耗每斗一升今後祇納正稅數不量省耗

節度防禦等使

正至端午降誕四節聽貢奉

元正冬至端午并降誕節為四案五代會要唐咸通

八年九月九日帝始生于代北金鳳城以其日為應聖節

毋得斂百姓

斂力贍翻

刺史以

下不得貢奉選人先遭塗毀文書者

塗毀選人告身見二百七十三卷莊

宗同光二年

令三銓止除詐偽餘復舊規

唐六典吏部尚書侍郎之職掌天下

官吏以三銓分其選一曰尚書銓二曰中銓三曰東銓或云吏部東西銓并流外銓為三銓宋白曰太和四年

七月吏部奏當司西銓侍郎廳舊以尚書之次為中銓次為東銓乾元中侍郎崔器奏改中銓為西銓以久次侍郎居左新除侍郎居右因循倒置議者非之請自今久次侍郎居西銓新除侍郎居東銓勅旨依又曰兵部尚書為中銓并東五月丙辰朔以太子賓客鄭珣

銓西銓為三銓

珣

岳工部尚書任圜並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圜仍判三

司園憂公如家簡拔賢俊杜絕僥倖期年之間

僥倖免期讀

曰府庫充實軍民皆足朝綱粗立

史言任圜輔相有緒粗坐五

翻園每

以天下為己任由是安重誨忌之

為安重誨謂殺任圜張本

武寧節

度使李紹真忠武節度使李紹瓊貝州刺史李紹英齊

州防禦使李紹虔河陽節度使李紹奇洺州刺史李紹能各請復舊姓名為霍彥威養從簡房知溫王晏球夏

魯奇米君立許之

李紹真紹虔以梁將歸降賜姓名李紹瓊紹英紹奇紹能以事莊宗有戰

功賜姓名通鑑不盡載其賜姓名之由畧之也

從簡陳州人也晏球本王氏子

畜於杜氏

畜吁玉翻

故請復姓王

丁巳初令百官正衙常

朝外五日一赴內殿起居

時正衙常朝御文明殿朔望御之內殿中興殿也朝直遙

翻

宦官數百人竄匿山林或落髮為僧至晉陽者七

十餘人詔北都指揮使李從溫悉誅之從溫帝之姪也

帝以前相州刺史安金全有功於晉陽

事見二百六十九卷梁均

王貞明二年相息亮翻

壬戌以金全為振武節度使同平章事

丙寅趙在禮請帝幸鄴都戊辰以在禮為義成節度使

辭以軍情未聽不赴鎮

趙在禮實為魏兵所劫制不容其赴滑州

李彥超

入朝帝曰河東無虞爾之力也

河東軍府在晉陽李存洺死張憲出走鎮定軍

固李彥超之力也

庚午以為建雄留後

使之鎮晉州而未授節旌且為留後

甲

戌加王延翰同平章事

王延翰承其先業據有開地

帝目不知書

四方奏事皆令安重誨讀之重誨亦不能盡通乃奏稱



臣徒以忠實之心事陛下得典樞機今事粗能曉知至

於古事非臣所及願倣前朝侍講侍讀近代直崇政樞

密院

侍講侍讀盛唐之制也直崇政院梁制也直樞密院莊宗制也宋白曰同光二年崇政院依舊為樞

密院以宰臣兼使置直院一人

選文學之臣與之共事以備應對乃置

端明殿學士

春明退朝錄端明殿西京正衙殿蓋改文明曰端明五代會要唐同光二年正月改

解却殿為端明殿按端明殿是燕閒接御儒臣之地必非正衙殿當以五代會要為據端明殿學士始此宋白

曰長興四年劉昫入相中謝是日大祠明宗不御中興殿而坐於端明殿昫至中興殿門中使曰舊禮宰臣謝

恩須于正殿通喚今日上以大祠不坐正殿請俟來日趙延壽曰命相之制已下三日中謝無宜後時即奏聞

昫雖中謝於端明殿而自端明學士拜相復謝於本殿人士榮之

乙亥以翰林學士馮

道趙鳳為之

丙子聽郭崇韜歸葬復朱友謙官爵

二人

以讒死見上

兩家貨財田宅前籍沒者皆歸之

戊寅

以安重誨領山南東道節度使重誨以襄陽要地

襄陽控蜀

扼荆故曰要地

不可乏帥

帥所類翻下同

無宜兼領固辭許之

詔發

汴州控鶴指揮使張諫等三千人戍瓦橋六月丁酉出

城復還作亂

控鶴梁之侍衛親軍積驕而憚遠戍故作亂蓋當時天下皆驕兵也復扶又翻

焚

掠坊市殺權知州推官高逖逼馬步都指揮使曹州刺

史李彥饒為帥彥饒曰汝欲吾為帥當用吾命禁止焚

掠衆從之己亥旦彥饒伏甲於室諸將入賀彥饒曰前

日唱亂者數人而已遂執張諫等四人斬之其黨張審

瓊帥衆大譟於建國門

帥讀曰率

彥饒勒兵擊之盡誅其衆

四百人軍州始定即日以軍州事牒節度推官韋儼權

知具以狀聞

符彥饒攝於汴而亂於滑豈當時將士驕悖習以成俗彥饒久而與之俱化邪

庚

子詔以樞密使孔循知汴州收為亂者三千家悉誅之

彥饒彥超之弟也蜀百官至洛陽永平節度使兼侍

中馬全曰國亡至此生不如死不食而卒

書馬全之官蜀官也蜀置

永平軍於雅州

以平章事王錯等

錯口駭翻

為諸州府刺史少尹判

官司馬亦有復歸蜀者

復扶又翻

辛丑滑州都指揮使于

可洪等縱火作亂攻魏博戍兵三指揮逐出之 乙巳

勅朕二名但不連稱皆無所避

二名不偏諱古也

戊申加西

川節度使孟知祥兼侍中

李繼暉至華州聞洛中亂

復歸鳳翔帝為之誅柴重厚

為于偽翻柴重厚不納李從暉見上卷本年二月

高季興表求夔忠萬三州為屬郡詔許之

莊宗之伐蜀也詔高

季興自取夔忠萬三州為巡屬季興不能取王衍既敗三州歸唐季興乃求為巡屬雖不許可也為季興不式王命興兵致討張本考異曰莊宗實錄云王建于夔州置鎮江軍節度以夔忠萬施為屬郡雲安監有權鹽之利建升為安州上舉軍平蜀詔季興自收元管屬郡荆南軍未進夔州連帥以州降繼岌十國紀年荆南史天成元年二月王表請夔忠萬州及雲安監隸木道莊宗許之詔命未下莊宗遇弒六月王表求三州明宗許之劉恕按莊宗實錄及薛史帝紀同光三年十一月庚戌荆南高季興奏收復夔忠等州曾顏勃海行年記云得夔忠萬等州明宗實錄及薛史韋說傳云討西蜀季興請攻峽內先朝許之如能得三州俾為屬郡三川既定季興無尺寸之功莊宗實錄同光四年三月丙寅高季興請峽內夔忠萬等州割歸當道明宗實錄天成元年六月甲寅高季興奏去冬先朝詔命攻取峽內屬郡尋有施州官吏知臣上峽率先歸投忠萬夔三州旦夕

期於收復被郭崇韜專將文字約臣回歸方欲陳論便  
值更變此說頗近實故從之蓋三年十月夔忠萬三州  
降於繼岌十一月庚戌季興奏請三州為屬郡舊史誤  
云奏收復也行年記差繆最多不可為據或者夔州雖  
自降于繼岌季興表云收復三州攘  
為已功亦無足怪今從明宗實錄

安重誨恃恩驕

橫

橫戶

殿直馬延誤衝前道

左右班殿直天子待官也  
宋熙寧以前以為西班小

使臣寄祿官職官分紀曰殿直五代本曰殿前承旨晉  
天福五年詔除翰林承旨外殿前承旨改曰殿直按天  
成元年安重誨斬殿直馬延路王清泰元年殿直承旨  
都知趙處願等令具闕鄴則殿直名官已在晉天福之  
前職官分紀誤矣後周廣順間殿  
直楚延祚殿直王鏐亦見于史

斬之於馬前御史大

夫李琪以聞

李琪憚安重誨權勢不敢劾奏但以其事聞耳

秋七月重誨白帝

下詔稱延陵突重臣戒諭中外

只此一事安重誨已足以取死

于可

洪與魏博戍將互相奏云作亂帝遣使按驗得實辛酉  
斬可洪於都市其首謀滑州左崇牙全營族誅助亂者

右崇牙兩長劍建平將校百人亦族誅

校戶教翻

壬申初

令百官每五日起居轉對奏事

時依盛唐之制百官轉對各奏本司公事

契丹主攻渤海拔其夫餘城

即唐高麗之夫餘城也時高麗王建有國限混同

江而守之混同江之西不能有也故夫餘城屬勃海國混同江即鴨綠水夫音扶

更命曰東丹

國

更工衡翻

命其長子托雲鎮東丹號人皇王以次子德光

守西樓號元帥太子

為托雲來奔張本宋白曰耶律德光本名耀屈之慕中國文字改焉

帝遣供奉官姚坤告哀於契丹

考異曰漢高祖實錄作苗紳今從莊宗列傳

契丹主聞莊宗為亂兵所害慟哭曰我楚德爾也吾方

欲救之以勃海未下不果往致吾兒及此哭不已楚德

爾者猶華言朋友也又謂坤曰今天子聞洛陽有急何

不救對曰地遠不能及曰何故自立坤為言帝所以即

位之由契丹主曰漢兒喜飾說母多談

為于偽翻喜許計翻托雲

侍側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可乎

引左傳申叔之言史言契



丹慕中國效中  
國人道書語

坤曰中國無主唐天子不得已而立亦

猶天皇帝初有國豈強取之乎

指言安巴堅不肯受代  
擊滅七部事也強如字

契丹主曰理當然

聞姚坤言  
不得不服

又曰聞吾兒專好聲色遊

畋

好呼  
報翻

宜其及此我自聞之舉家不飲酒散遣伶人解

縱鷹犬若亦效吾兒所為行自亡矣

契丹主智識如此  
固宜其能立國傳

也世又曰吾兒與我雖世舊然屢與我戰爭於今天子則

無怨足以修好若與我大河之北吾不復南侵矣坤曰

此非使臣之所得專也

復扶又翻下  
復名乃復同

契丹主怒囚之旬

餘復名之曰河北恐難得得鎮定幽州亦可也給紙筆

趣令為狀

趣讀曰促

坤不可欲殺之韓延徽諫乃復囚之

而囚

復囚欲姚坤之為狀縱使姚坤為狀中國肯割地而與之乎此欲用抵冒度涅之故智耳

丙子葬

光聖神閔孝皇帝於雍陵

雍陵在河南新安縣曰實錄乙亥梓宮發引是日

考異

遷幸雍陵按莊宗實錄哀冊文云丙子今從之

廟號莊宗

丁丑鎮州留後王

建立奏涿州刺史劉殷肇不受代謀作亂已討擒之

唐之

方鎮涿州幽州節度屬郡也不屬鎮州節度而王建立得討之者明宗初得天下方鎮州郡反側者尚多王建

立明宗之所親者越境討擒劉殷肇奏以為不受代朝廷亦聽之耳

已卯置彰國軍於

應州

新舊唐書地理志未有應州歐史職方考始有應州故屬大同節度而不載其建置之始意晉王克

用分雲州置應州也九域志化外州應州領金城混源二縣竊意金城即以明宗所生之地金鳳城置縣也今置彰國軍節度亦以帝鄉也匈奴須知應州東至幽州八百五十里又薛史周密傳神武川屬應州蓋朱邪執宜徙河東始保神武川之黃花堆沙陀由是而基霸業故以其地置應州也

門下侍郎同

平章事豆盧革韋說奏事帝前或時禮貌不盡恭

說讀曰悅

百官俸錢皆折估

折之舌翻估音古價也

而革父子獨受實錢百

官自五月給而革父子自正月給由是衆論沸騰說以

孫為子奏官受選人王係賂

選須絹翻係七感翻又音倉含翻

除近官

近官近畿州縣之官

中旨以庫部郎中蕭希甫為諫議大夫革說

覆奏希甫恨之上疏言革說不忠前朝阿諛取容因誣

革強奪民田縱田客殺人說奪隣家井取宿藏物

宿藏物前

人所害藏而不及發取者此蓋言藏之于井

制貶革辰州刺史說

淑音

庚辰賜希甫金帛擢為散騎常侍

散音置翻騎奇計翻

辛

巳契丹主安巳堅卒於夫餘城

卒子恤翻

舒魯后名諸將及

酋長難制者之妻

酋慈秋翻長知兩翻

謂曰我今寡居汝不可不

效我又集其夫泣問曰汝思先帝乎對曰受先帝恩豈

得不思曰果思之宜往見之遂殺之

為舒魯后囚於  
安巴堅墓張本

癸未再貶豆盧革費州司戶韋說夷州司戶申革流

陵州說流合州

自唐末以來流竄者率賜  
死革說其得至流所乎

孟知祥陰

有據蜀之志閱庫中得鎧甲二十萬置左右牙等兵十

六營凡萬六千人營於牙城內外 八月乙酉朔日有

食之 丁亥契丹舒魯后使少子安端少君守東丹

詩少

治與長子托雲奉契丹主之喪將其衆發夫餘城 初

郭崇韜以蜀騎兵分左右驍衛等六營凡三千人步兵

分左右寧遠等二十營凡二萬四千人庚寅孟知祥增

置左右衝山等六營凡六千人營於羅城內外又置義

寧等二十營凡萬六千人分戍管内州縣就食

因分戍而使就

食於所戍州縣

又置左右牢城四營凡四千人分戍成都境內

王公儼既殺楊希望

事見上卷本年三月

欲邀節鉞揚言符習

為治嚴急軍府衆情不願其還

治直吏翻

習還至齊州公儼

拒之習不敢前

齊州東至青州三百四十餘里中間猶隔淄州符習聞王公儼阻兵遽不敢前

欲使之戡難難矣

公儼又令將士上表請已為帥

帥所類翻

詔除登

州刺史公儼不時之官託云軍情所留帝乃徙天平節

度使霍彥威為平盧節度使聚兵淄州以圖攻取

九域志淄

州東北至青州一百二十里

公儼懼乙未始之官丁酉彥威至青州

追擒之并其族黨悉斬之支使北海韓叔嗣預焉其子

熙載將奔吳密告其友汝陰進士李穀穀送至正陽

九域

志潁州潁上縣有正陽鎮在淮津之西淮之東津曰東正陽則吳境也

痛飲而別熙載謂

穀曰吳若用我為相當長驅以定中原穀笑曰中原若

用吾為相取吳如囊中物耳

其後周世宗以李穀為相用其謀以取淮南而韓熙

載亦相南唐終不能有所為也相息亮翻

庚子幽州言契丹寇邊命齊州

防禦使安審通將兵禦之九月壬戌孟知祥置左右

飛棹兵六營凡六千人分戍濱江諸州習水戰以備變

峽癸酉盧龍節度使李紹斌請復姓趙

歐史曰趙德鈞幽州人也

事劉守文守光為軍使莊宗伐燕得之賜姓名李紹斌

從之仍賜名德鈞德鈞養

子延壽尚帝女興平公主故德鈞尤蒙寵任延壽本修

令劉邠之子也

修音條邠若浪翻

加楚王殷守尚書令契

丹舒魯后愛中子德光欲立之

中讀曰仲

至西樓

西樓契丹上都也先



是契丹主使  
德光留守

命與托雲俱乘馬立帳前謂諸酋長曰二

子吾皆愛之莫知所立汝曹擇可立者執其轡酋長知

其意爭執德光轡躍曰願事元帥太子后曰衆之所

欲吾安敢違遂立之為天皇王突欲愠帥數百騎欲奔

唐為邏者所遏

謹許元翻愠于問翻朱子曰愠不是大  
段怒但心裏畧有不平意便是愠邏音

郎佐  
翻

舒嚕后不罪遣歸東丹天皇王尊舒嚕后為太后

國事皆決焉太后復納其姪為天皇王后

復扶  
又翻

天皇王

性孝謹母病不食亦不食侍於母前應對或不稱旨

尺稱

證翻

母揚眉視之輒懼而趨避非復名不敢見也

復扶以

韓延徽為政事令

歐史契丹以韓延徽為相號政事令

聽姚坤歸復命

阿保

機囚姚坤事見上

遣其臣阿斯默古內來告哀

祖考異曰漢高祖實錄作蒙克

實錄及會要

壬午賜李繼曠名從曠

以子行待之也

冬十

月甲申朔初賜文武官春冬衣

五代會要同光三年租庸院奏新定四京及諸

道副使判官以下俸料有春衣絹冬衣絹此蓋賜在京文武官以已成之衣

昭武節度使

同平章事王延翰

昭武當作威武

驕淫殘暴已丑自稱大閩國

王立宮殿置百官威儀文物皆倣天子之制羣下稱之

曰殿下赦境內追尊其父審知曰昭武王

為王延翰不終張本

靜難節度使毛璋驕僭不法訓卒繕兵有跋扈之志

毛若

璋者其跋扈亦何能為不過欲據邠州耳詔以潁州團練使李承約為節度

副使以察之壬辰徙璋為昭義節度使

莊宗改潞州昭義軍為安義軍

尋復舊

璋欲不奉詔承約與觀察判官長安邊蔚從容說

諭

蔚音鬱從千容翻說式尚翻下說之同

久之乃肯受代

庚子幽州奏

契丹盧龍節度使盧文進來奔

盧文進入契丹見二百七十卷梁均王乾化三

年初文進為契丹守平州帝即位遣間使說之

為于偽翻問古

覓以易代之後無復嫌怨

莊宗怨盧文進殺其弟而奔契丹又引契丹而擾邊今莊

宗殂而明宗立則無復嫌怨矣

文進所部皆華人思歸乃殺契丹戍平

州者帥其衆十餘萬車帳八千乘來奔

為後盧文進又奔淮南張本帥

讀曰

初魏王繼岌郭崇韜率蜀中富民輸犒賞錢五

百萬緡聽以金銀緡帛充

犒苦到翻緡慈陵翻

晝夜督責有自殺

者給軍之餘猶二百萬緡至是任圜判三司知成都富

饒

同光之末任圜從軍代蜀故知其富饒

遣鹽鐵判官太僕卿趙季良為

孟知祥官告國信兼三川都制置轉運使

帝即位加孟知祥侍中故

使趙季良奉官告國  
信入蜀因制置轉運  
甲辰季良至成都蜀人欲皆不與

知祥曰府庫它人所聚輸之可也州縣租稅以贍鎮兵

十萬決不可得  
觀孟知祥此語專制蜀土之心已呈露矣季良但發庫物不

敢復言制置轉運職事矣  
又復扶安重誨以知祥及東川

節度使董璋皆據險要擁強兵恐久而難制又知祥乃

莊宗近姻  
孟知祥之妻莊宗之從姊妹也陰欲圖之客省使泗州防禦

使李嚴  
職官分紀曰梁有客省使宋因之掌四方進奉及四夷朝貢牧伯朝覲賜酒饌饗餼給宰相近

臣禁軍將校節儀諸州進奉使賜物回詔  
之事李嚴領泗州防禦耳泗州時屬吳  
自請為西川

監軍必能制知祥已酉以嚴為西川都監文思使太原

朱弘昭為東川副使

文思使掌文思院宋以  
為西班牙使臣以處武臣

李嚴母賢

明謂嚴曰汝前啟滅蜀之謀

事見二百七十三  
卷莊宗同光二年

今日再

往必以死報蜀人矣

為李嚴為孟知  
祥所殺張本

舊制吏部給告

身先責其人輸朱膠綾軸錢

宋白曰故事如封建諸王  
內命婦及宰相翰林學士

中書舍人諸道節度觀察團練防禦日役即中書帖官  
告院素綾紙標軸下所司書寫印署畢進入宣賜其文

武兩班并諸道官員及奏薦將校勅下後並合是本道  
進奏院或本官自於所司送納朱膠綾紙價錢各請出

給陸游曰江隣幾嘉祐雜志言唐告身初用紙肅宗朝  
有用絹貞元後始用綾余在成都見周世宗除劉仁瞻

給陸游曰江隣幾嘉祐雜志言唐告身初用紙肅宗朝  
有用絹貞元後始用綾余在成都見周世宗除劉仁瞻

侍中告乃用紙在金  
彦亨尚書之子處

喪亂以來

喪息浪翻

貧者但受勅牒多

不取告身

受勅牒以照驗供職苟得一時之  
禄利告身無其錢則不及取矣

十一月甲

成吏部侍郎劉岳上言告身有褒貶訓戒之辭

此中書所行辭

也豈可使其人初不之覩勅文班丞郎給諫

丞郎謂尚書左右丞

及二十四曹郎給諫謂給事中諫謂諫議大夫

武班大將軍以上宜賜告身其

後執政議以為朱膠綾軸厥費無多朝廷受以官禄何

惜小費

受當作授歐史曰故事吏部官告身皆輸朱膠  
綾軸錢然後給其品高則賜之貧者不能輸錢

往往但得勅牒而無告身五代之亂因以為常卑者無  
復給告身中書但錄其制辭而編為勅甲劉岳建言以

謂制辭或任其才能或褒其功行或申之以訓誡而受  
官者既不給告身皆不知受命之所以然非王言所告  
詔之意請一切賜之由是乃奏凡除官者更不輸錢皆  
百官皆賜告身自岳始也

賜告身當是時所除正員官之外其餘試銜帖號止以

寵激軍中將校而已

試銜謂試某官某階皆以入銜也  
帖號謂試以諸銜將軍郎將之號

及長興以後所除浸多乃至軍中卒伍使州鎮戍胥吏

皆得銀青階及憲官

使疏吏翻使謂諸道節度使觀察  
使司御史臺官謂之憲官此亦言

試銜  
官也

歲賜告身以萬數矣

史因賜告身又言  
當時除授之濫

閩王延

翰茂棄兄弟襲位纔踰月出其弟延鈞為泉州刺史延



翰多取民女以充後庭采擇不已延鈞上書極諫延翰

怒由是有隙父審知養子延稟為建州刺史

延稟本周氏子王審

知養以

延翰與書使之采擇延稟復書不遜亦有隙十

二月延稟延鈞合兵襲福州延稟順流先至

自建溪順流東下福

州水路縈紆幾數百里而水勢湍疾輕舟朝發夕至福

州指揮使陳陶帥衆拒之兵敗陶自殺是夜延稟帥壯

士百餘人趣西門

帥讀曰率趣七喻翻

梯城而入執守門者發庫

取兵仗及寢門延翰驚匿別室辛卯旦延稟執之暴其

罪惡且稱延翰與妻崔氏共弑先王

誣以弑君父之罪

告諭吏

民斬于紫宸門外

唐都長安內中有紫宸殿紫宸門閩人僭倣其名耳

是日延鈞

至城南延稟開門納之推延鈞為威武留後

王延鈞審知次子也

癸巳以盧文進為義成節度使同平章事 庚子以

皇子從榮為天雄節度使同平章事 趙季良等運蜀

金帛十億至洛陽

詩萬億及秬釋云萬億曰兆孔穎達曰萬億曰兆者依如算法億之數有

大小二法其小數以十為等十萬曰億十億曰兆也其大數以萬為等數萬至萬為億是萬萬為億又從億數至萬億為兆故詩頌毛氏傳云數壘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种兆在億种之間是大數之法魏風刺在位貪殘胡

取未三百億分魏國福小不應過多故以小數言之故云十萬曰億今趙季良運金帛十億若以小億計之則百萬耳安能濟朝廷之匱乏哉若以時朝廷方匱乏賴大億計之則十萬萬也未知孰是

此以濟是歲吳越王鏐以中國喪亂朝命不通改元

寶正其後復通中國乃諱而不稱

喪息浪翻朝直遙翻復扶又翻考異曰

閭自若唐末汎聞錄云同光四年京師亂朝命斷絕鏐遂僭大號改元保正明年明宗錫命至乃去號復用唐正朔紀年通譜云鏐雖外勤貢奉而陰為僭竊私改年號于其國其後子孫奉中朝正朔漸諱改元事及錢俶納土凡其境土有石刻偽號者悉使人交午鑿滅之惟杭州西湖落星山塔院中有鏐封此山為壽星寶石山偽詔刻之於石雖經鐫毀其文尚可讀後題云寶正六年歲在辛卯明宗長興二年也其元年即天成元年也

好事者或傳曰保正非也余公綽閩王事迹云同光元年梁策錢鏐為尚父來年改寶正元年永隆三年吳越世宗文穆王堯林仁志王氏啟運圖云同光元年梁封浙東尚父為吳越國王尋自改元寶正長興三年吳越武肅王崩子世皇嗣永隆二年吳越世皇崩子成宗嗣公綽仁志所記年歲差繆然可見錢氏改元及廟號故兼載焉至今兩浙民間猶謂錢鏐為錢太祖今叅取諸書為據

二年春正月癸丑朔帝更名亶

更工衡翻

孟知祥聞李嚴

來監其軍惡之

惡鳥路翻

或請奏止之知祥曰何必然

猶言何必

如此也

吾有以待之遣吏至綿劍迎候

綿劍二州名

會武信節

度使李紹文卒知祥自言嘗受密詔許便宜從事

孟知祥自

言嘗受莊  
宗密詔也

壬戌以西川節度副使內外馬步軍都指揮

使李敬周為遂州留後

代李  
紹文

趣之上道

趣讀曰促  
上時兩翻

然後

表聞嚴先遣使至成都知祥自以於嚴有舊恩

孟知祥  
救李嚴

之死見二百六十八  
卷梁均王乾化二年

冀其懼而自回乃盛陳甲兵以示

之嚴不以為意

安重誨以孔循少侍宮禁謂其諳練

故事知朝士行能多聽其言

孔循少給事梁太祖帳中  
唐末歷宣徽樞密院故安

重誨意其諳練及知人少詩  
治翻諳烏含翻行下孟翻

豆盧革韋說既得罪

見上

朝廷議置相循意不欲用河北人

孔循少長河南故  
不欲用河北人

先

已薦鄭珏又薦太常卿崔協任圜欲用御史大夫李琪

鄭珏素惡琪

惡鳥路翻

故循力沮之謂重誨曰李琪非無文

學但不廉耳宰相但得端重有器度者足以儀刑多士

矣它日議於上前上問誰可相者重誨以協對圜曰重

誨未悉朝中人物

詳也

為人所賣協雖名家識字甚少

少詩治翻

臣既以不學忝相位奈何更益以協為天下笑乎

上曰宰相重任卿輩更審議之吾在河東時見馮書記

多才博學與物無競此可相矣

馮書記謂馮道也道事晉王克用為河東掌書

記

既退孔循不揖拂衣徑去曰天下事一則任圜二則

任圜圜何者

孔循之衆辱任圜亦甚矣而圜不以為怒者憚安重誨也史言五季待宰相之輕

使崔協暴死則已不死會須相之因稱疾不朝者數日

上使重誨諭之方入重誨私謂圜曰今方乏人協且備

員可乎圜曰明公捨李琪而相崔協是猶棄蘇合之丸

後漢書西域傳曰大秦國合會諸香煎其汁以為蘇合

取蛭蜣之轉也

蛭蜣蜣蜣也陶隱居

曰莊子云蛭蜣之智在於轉丸其喜入人糞中取屎丸而却推之俗名為推丸陸佃埤雅曰蛭蜣黑甲翅在甲下五六月之間經營穢場之下車走糞丸一前挽循與之一後推之若僕人轉車蛭去吉翻蛭丘良翻

重誨共事

安重誨為樞密使孔循為副使

日短琪而譽協

譽音余

癸亥竟

以端明殿學士馮道及崔協並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協邠之曾孫也

崔邠之兄也

戊辰王延稟還建州王延鈞

送之將別謂延鈞曰善守先人基業勿煩老兄再下延

鈞遜謝甚恭而色變

為王延稟再下攻延鈞而敗死張本

庚午初令天

下長吏每旬親引慮繫囚

引慮繫囚即漢書所謂錄囚徒也自唐以來率曰慮囚考

之先儒音義慮亦讀為錄

孟知祥禮遇李嚴甚厚一日謁知祥知祥

謂曰公前奉使王衍歸而請兵伐蜀莊宗用公言遂



致兩國俱亡

謂莊宗空國以伐蜀蜀亡而謀臣死根本虛而莊宗亦亡

今公復來

扶復

又翻

蜀人懼矣且天下皆廢監軍

罷諸道監軍見本卷上年

公獨來監

吾軍何也嚴惶怖求哀

怖普故翻

知祥曰衆怒不可遏也遂

揖下斬之

李嚴卒如其母之言

又召左廂馬步都虞候丁知俊知

俊大懼知祥指嚴尸謂曰昔嚴奉使汝為之副然則故

人也為我瘞之

為于偽翻瘞於計翻

因誣奏嚴詐宣口勅云代臣

赴闕

言李嚴矯勅云代知祥使知祥赴闕

又擅許將士優賞臣輒已誅之

內八作使楊令芝以事入蜀

八作使掌八作司之八作工匠

至鹿頭關

聞嚴死奔還朱弘昭在東川

朱弘昭為東川副使與李嚴同時受命

聞之

亦懼謀歸洛會有軍事董璋使之入奏弘昭偽辭然後

行由是得免

兩川跋扈之迹著矣安重誨制之之術窮矣及乎分鎮增兵則兩川反矣

癸

酉以皇子從厚同平章事充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從

榮聞之不悅

既尹京邑又握兵柄地親權重從榮惡其偏故不悅為從榮忌從厚張本

已

卯加樞密使安重誨兼侍中孔循同平章事吳馬軍

都指揮使柴再用戎服入朝御史彈之再用恃功不服

侍中徐知誥陽於便殿誤通起居退而自劾

劾戶部又戶部翻

吳王優詔不問知詰固請奪一月俸由是中外肅然

之法

不行自上犯之法行  
于上故中外肅然

契丹改元天顯葬其主按巴堅

於木葉山

契丹主以其所居為上京起樓其間號西樓  
又于其東千里起東樓北三百里起北樓南

木葉山起南樓按木葉山契丹置錦州匈奴須知錦州  
東北至東京四百里木葉山西南至上京三百里則錦  
州與木葉山又是兩處通鑑後書晉之齊王北遣至錦  
州契丹令拜按巴堅墓則又似木葉山在錦州歐史諸  
書言契丹于南木葉山起南樓是在上京之南也須知  
謂木葉山西南至上京三百里是在上京東北也無亦  
契丹中有南木葉山  
又有北木葉山邪

舒嚕太后左右有桀黠者

點下  
八翻后

輒謂曰為我達語於先帝

為于  
偽翻

至墓所則殺之前後所

殺以百數最後平州人趙思溫當往思溫不行后曰汝  
事先帝嘗親近何為不行對曰親近莫如后后行臣則  
繼之后曰吾非不欲從先帝於地下也顧嗣子幼弱國  
家無主不得往耳乃斷一腕斷音短腕烏胃翻令置墓中思溫

亦得免帝以冀州刺史烏震三將兵運糧入幽州時契

丹常以勁騎徭徠幽州四郊之外抄掠糧運故以三將兵運糧善達者為勞績二月戊子以震

為河北道副招討領寧國節度使寧國軍宣州屬吳屯盧臺軍

句斷盧臺軍臨御河之岸周建乾寧軍東至倉州一百里西至瀛州百七十里代泰寧節度使

同平章事房知溫歸兗州

房知溫本鎮兗州

庚寅以保義節

度使石敬瑭兼六軍諸衛副使

石敬瑭時鎮陝州

丙申以從

馬直指揮使郭從謙為景州刺史既至遣使族誅之

討其

弑君之罪也

高季興既得三州請朝廷不除刺史

去年以三州與

高季興

自以子弟為之不許及夔州刺史潘炕罷官

潘炕蜀王

氏之舊臣炕若浪翻

季興輒遣兵突入州城殺戍兵而據之朝廷

除奉聖指揮使西方鄴為刺史

五代會要應順元年改龍武神武四十指揮為

捧聖左右軍捧聖即奉聖也應順

乃閏帝元年而此時已有奉聖軍不受又遣兵襲涪州

不克

九域志涪州東至忠州三百五十里高季興既得夔忠萬三州又襲涪州而不克涪音浮

魏王

繼岌遣押牙韓珙等部送蜀珍貨金帛四十萬浮江而

下季興殺珙等於峽口

此峽口謂西陵峽口珙居勇翻

盡掠取之

此去年事

蓋同光天成間也掠奪也

朝廷詰之對曰珙等舟行下峽涉數千里

欲知覆溺之故自宜按問水神

此慢辭也若春秋楚人答齊桓公問昭王南征

不復之辭

帝怒壬寅制削奪季興官爵以山南東道節度使

劉訓為南面招討使知荆南行府事忠武節度使夏魯

奇為副招討使將步騎四萬討之東川節度使董璋充

東南面招討使新夔州刺史西方鄴副之

考異曰按梓夔皆在荆

南之西南而云東南面者益據夔梓所向言之耳

將蜀兵下峽

此峽謂自瞿唐峽直至西陵峽

口所謂三峽也

仍會湖南軍三面進攻

湖南軍楚王馬殷之軍

三月甲

寅以李敬周為武信留後

從孟知祥請也

丙辰初置監牧蕃

息國馬

蕃扶元翻唐置監牧以畜馬喪亂以來馬政廢矣今復置監牧以蕃息之然此時監牧必置于

并代之間若河隴諸州不能復盛唐之舊是後帝問樞密使范延光馬數幾何對曰騎軍三萬五千帝曰吾居兵間四十年太祖在太原時馬數不過七千莊宗與梁戰河上馬纔萬匹今馬多矣不能一天下奈何延光曰一馬之費足以養步卒五人帝曰肥戰馬以瘠吾人其愧多矣今因置監牧事併錄之

初莊宗

之克梁也以魏州牙兵之力及其亡也皇甫暉張破敗

之亂亦由之

以魏州牙兵克梁事始二百六十九卷梁均王貞明元年終二百七十卷莊宗同光

元年皇甫暉張破敗之亂事趙在禮之徙滑州不之官  
見二百七十四卷天成元年

亦實為其下所制

事見上年

在禮欲自謀脫禍陰遣腹心詣

闕求移鎮帝乃為之除皇甫暉陳州刺史趙進貝州刺

史

為于偽翻皇甫暉趙進制趙在禮不得左右者也

徙在禮為橫海節度使以

皇子從榮鎮鄴都命宣徽北院使范延光將兵送之且

制置鄴都軍事乃出奉節等九指揮三千五百人使軍



校龍旌部之

旌之  
日翻

戍盧臺軍以備契丹不給鎧仗但繫

幟於長竿以別隊伍由是皆俛首而去

繫音計幟昌志  
翻別彼列翻俛

音免

中塗聞孟知祥殺李嚴軍中籍籍已有謠言既至會

朝廷不次擢烏震為副招討使謠言益甚房知溫怨震

驟來代已

房知溫自莊宗時戍邊以舉兵從帝建節烏  
震自刺史領節又代知溫為副招討故怨其

驟

震至未交印壬申震召知溫及諸道先鋒馬軍都指

揮使齊州防禦使安審通博於東寨

時盧臺戍軍夾  
河東西為兩寨知

溫誘龍旌所部兵殺震於席上其衆譟於營外

譟者鳥  
震親兵

也歐史以為譟者亂兵誘音酉

安審通脫身走奪舟濟河將騎兵按甲

不動知溫恐事不濟亦上馬出門甲士攬其轡曰公當為士卒主去欲何之知溫給之曰騎兵皆在河西不收取之獨有步兵何能集事遂躍馬登舟濟河與審通合謀擊亂兵亂兵遂南行騎兵徐踵其後部伍甚整亂者相顧失色列炬宵行疲於荒澤詰朝騎兵四合擊之詰去亂兵殆盡餘衆復趣故寨審通已焚之亂兵進退失據遂潰其匿於叢薄溝塍塍陵翻得免者什無一二范延

光還至淇門聞盧臺亂發滑州兵復如鄴都以備奔逸

帝遣客省使李仁矩如西川傳詔安諭孟知祥及吏

民

以孟知祥殺李嚴懼其不自安也知祥自此浸驕

甲戌至成都 劉訓兵至

荆南楚王殷遣都指揮使許德勲等將水軍屯岳州

應

劉訓也

高季興堅壁不戰求救於吳吳人遣水軍援之

夏四月庚寅勅盧臺亂兵在營家屬並全門處斬

處昌呂翻

自帝即位已來汴州張諫之亂滑州于可洪之亂以至盧臺之亂凡亂兵皆夷其家然而流言不息盼盼然疾視其上者相環也此勅至鄴都闔九指揮之門驅三千無它以亂止亂故爾

五百家凡萬餘人於石灰窰悉斬之永濟渠為之變赤

唐開元二十八年魏州刺史盧暉徙永濟渠自石灰窰引流至城西至魏橋以通江淮之漕為于偽翻

朝廷雖知房知溫首亂欲安反反癸巳加知溫兼侍中

先是孟知祥遣牙內指揮使文水武漳迎其妻瓊華

長公主及子仁贊於晉陽

孟仁贊後改名昶

及鳳翔

行及鳳翔也

李

從曦聞知祥殺李嚴止之以聞帝聽其歸蜀丙申至成

都鹽鐵判官趙季良與孟知祥有舊知祥奏留季良

為副使朝廷不得已丁酉以季良為西川節度副使

趙季

良由此遂為孟知祥佐命之臣

李昊歸蜀

李昊隨王衍東遷至是歸蜀

知祥以為觀

察推官

江陵卑濕復值久雨

又復扶

糧道不繼將士疾

疫劉訓亦寢疾癸卯帝遣樞密使孔循往視之且審攻

戰之宜五月癸丑以威武留後王延鈞為本道節度

使琅邪王孔循至江陵攻之不克遣人入城說高季

興

說式

季興不遜丙寅遣使賜湖南行營夏衣萬襲丁

卯又遣使賜楚王殷鞍馬玉帶督饋糧於行營竟不能

得

湖南荆南輔車相依雖厚賜楚人以督其饋軍終不奉詔

庚午詔劉訓等引兵還

楚王殷遣中軍使史光憲入貢帝賜之駿馬十美女

二過江陵高季興執光憲而奪之且請舉鎮自附於吳

徐溫曰為國者當務實效而去虛名

去羌呂翻

高氏事唐久

矣

自唐滅梁高氏即事之

洛陽去江陵不遠

舊唐書地理志洛陽至江陵一千三百一

十五里

唐人步騎襲之甚易

易以鼓翻

我以舟師沂流救之甚

難夫臣人而弗能救使之危亡能無愧乎乃受其貢物

辭其稱臣聽其自附於唐

史言徐溫能自保其國不務遠畧

任圜性

剛直且恃與帝有舊

任圜與帝同事莊宗且全征蜀之兵以歸帝

勇於敢為

權倖多疾之舊制館券出於戶部

唐舊制使臣出門方皆自戶部給券

安

重誨請從內出

請從內出則樞密院得專其事

與園爭於上前往復數

四聲色俱厲上退朝宮人問上適與重誨論事為誰

常語

近方為適

上曰宰相宮人曰妾在長安宮中

此蓋唐時宮人老於事者

未

嘗見宰相樞密奏事敢如是者蓋輕大家耳上愈不悅

唐明宗起於行伍而為天子常疑宰相輕已豆盧革韋說之死猶曰自取然以此而斥任園卒亦置之死地大

誤矣

卒從重誨議

卒子恤翻

園因求罷三司

為安重誨諍殺任園張本

詔以

樞密承旨孟鵠充三司副使權判

五代置樞密院都承旨副承旨以諸衛將

軍充權判者權判三司事也

鵠魏州人也

六月庚辰太子詹事溫

輦請立太子

丙戌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任圜罷守太

少保

也丑以宣徽北院使張延朗判三司

壬辰

貶劉訓為檀

州刺史

以征荆南無功也檀州密雲郡因白檀古縣名以名州

丙

申封楚王殷為楚國王

西方鄴敗荆南水軍於峽中

復取夔忠萬三州

敗補邁翻

資治通鑑卷二百七十五